尚書集注

顧命弟九十七

周書弟三十七　尚書弟三十三

尚書集注音疏卷九　江聲學

維三月哉生霸王不釋霸普百反釋字从米从心懌俗字也釋文云馬本作釋懌从馬釋羊益反

注 鄭康成曰此成王二十八年馬融曰不釋疾不解也聲謂釋讀爲度斁說釋生釋不釋不說也

音疏 疾於馬說釋音將尺反懌音羊益反解夬買反斁今亦反說弋雪反釋陽益反

疏 鄭注見正義云此成王二十八年者謂周公復辟成王親政至此二十八年也案成王在位年數史記無文據劉歆三統術云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後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維四月哉生霸云云是則謂成王在位三十年而崩也鄭君不从之者案三統術專引尚書年月

皆率意爲說全不可信且以哉生霸爲月生十五日尤大謬也鄭君長曆據之哉又案竹書紀年成王三十七年誤是以武王崩之明年爲成王元年周公居東二年攝政七年凡九年故三十七年皆餘此九年則總二十八年正合鄭說但紀年出于晉束晳許諸汲冢同是僞書且非鄭君所及見不得以爲鄭說證也選當時尚有傳記可攷周初年公者鄭君得據而知之今則無以說矣馬注見釋文釋之言解不釋之是不解之證未見疾愈故馬云疾不解也增出疾字以爲解違未合經恉故聲易與說讀繹爲庶幾說繹之釋庶幾說繹詩斁兌文也不釋猶不悆何休公羊桓十六年傳注云天子有疾以不悆則言不釋而疾遷以見矣鄭箋詩庶幾說釋云庶幾與變改意解釋也鄭訓釋大命解釋之證是釋釋同矣故讀懌爲繹

甲子王乃洮沬水相被冕服凭玉几 洮徒刀反沬忽內反相息亮反凭皮冰反

注 馬融曰洮洮髮也沬沬面也鄭康成曰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冕亦冕般謂被冕服皆以冕服也

王身也倩依人也讀若𢓜𢓜侵仌反【疏】馬注見釋文云洮ミ髮也皆謂沬頮也說文水部云沬洒面也馬云沬洒面也鄭注見正義云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者周禮太僕職云掌正王之服位扶被王以冕服是其職也又禮記檀弓云扶君卜人師扶右卜當為僕ミ人師即太僕也以太僕文是扶君者此所謂相是其官矣云冕亓冕者案周禮司服職冕服六亓冕𦱴下皆祭服也明數則袞冕服衮冕亏冕明朝𢟿亏祭祀故及冕也示義禮數禮云天子袞冕者以受諸侯朝覲于廟中故服冕服之尊者此嘑傳顧命荼杜路寢不得以廟中特以傳纂大裘以𦥑帶明堂當為一等則此冕服自是亓冕矣大𤔡冕服者以冕服為王身也者被之言覆也蓋疾甚不容受衣相者以冕服為覆王身亦以云倩依人也讀若𢓜者說文人部文倩仍任人是依人之證此云六書屬會意也緣與倩同音故讀如之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召直照反注同召同芮如銳反彤徒冬反【注】同召羣

臣受顧命也太保以下六人蓋六卿也太保稱名者召公周公之兄也逮是時出入百餘歲矣猶太保猶是一人故特著名焉芮彤畢毛皆畿內諸侯芮伯以同稱國彤伯姒姓之國畢毛文王庶子衛康叔所封逆王或也衛稱侯采畿名非國也師氏中大夫官掌以美詔王者虎臣虎賁氏下大夫也掌守王宮者尹正也百尹御事眾正之官與其治事者召公上紹反下注召公同諸中熊反賁音奔下同

疏

云太保以下六人蓋六卿也者以[illegible]考之[illegible]云承[illegible]司寇衛侯康叔也又[illegible]正[illegible]引[illegible]注云太保[illegible]毛公六人蓋六卿也[illegible]芮伯為宗伯畢公為司[illegible]注公注據此則此六人信為六卿矣云太保稱名者召公周公之兄也逮是時出入百餘歲矣猶太保猶是一人故特

署名長者以芮伯以下皆不備名惟太保名之故維其故云燮也王亥論負亡書云武王九十三而崩周公武王之事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復者出人百歲矣召公周公之兄也旦奭王之時尚蘇太保出人百年餘歲矣宋太名之子殘旦伯邑年賓武王賓賞未賓山公亥言召公周公之兄壹其庚兄興又寀傳二十內李子懷富居前毅文王之周同十命六不及召公又寀毅記粥世宗惟言名公殘鄫兄姓不云是文王侯乎亥召畿周公之兄米知例繢壹其隸世米之文與令先以攻就作其說可也云芮彤畢乎皆畿內將侯將鄭各叟謙蓁采敍云芮伯畿內諸侯王衆士也當則是此芮於之子孫世食采于畿內皆則芮伯是畿內諸侯矣鄭注周禮太宗職云敬習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赤所食邑周召乎明畢原之鳳於畿內者是畢乎夾皆畿內諸侯也唯彤伯米爲見但賤與召芮畢乎同爲王卿士而畿外又不聞爲彤國則大畿內諸侯可知云芮伯周同姓者出巢命敍正義引世本云芮伯鄭姓是與周同姓也肅注見正義云彤以姓之國諸史記周本紀書序爲以姓其後爲彤城氏肅蓋據此亦以彤伯爲彤城氏之後故云以姓容或幾也云畢乎文

王侯子者僖二十四年左傳云管蔡郕霍魯衞毛聃郜雝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是畢毛皆文王子也云衞康叔所封去王東義也則經傳爲同文先儒無異說也芮謂彤采地名非國也者彤之采國經傳未爲見賚蔡若周召畢毛之屬均是畿內采地之名皆非國也禮記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是謂畿內諸侯但食其采地所入而不以其采邑繫國與畿外諸侯異故云彤八國言此以駁舊說也云師氏中大夫官掌以美詔王者二周禮地官敘云師氏中大夫一人其職云師氏掌以美詔王是也云虎臣虎賁氏下大夫也掌守王宮者者周禮無虎臣之官屬寮爲虎賁氏下大夫二人其職云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當即是此所謂虎臣也尹正釋詁文云百尹御事眾正之官治其治事者二言百尹眾是凡抵諸寮官則御事以非御羣官屬自是明百尹之屬官治事者禁正居之官皆爲官屬御事者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幾今亦反宋式羊反字亦作鑑

注 漸進也大進

言漸入也幾殆也疾甚曰病臻至彌久獲得誓謹審詳也言病日至已當命矣而淹留之際恐不得謹言後嗣之事今我詳審訓教已命汝【疏】漸進周易序卦傳證也幾殆說文𢆶部文說文疒部云病疾加也故云疾甚曰病鄭注論語述而篇云病謂疾益困亦疾甚之證也臻至釋詁文彌久釋言文詩桑柔云時亦隿獲鄭箋云時亦爲隿䠶者所得故云獲得誓謹亦釋言文說文言部云詳審議也鄭注呂刑云詳審察之也故云審詳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重直容反注竝同肄羊至反从隶希聲篆文作肄誤隸从本作肄茲從蔡邕石經

【注】馬融曰重光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聯珠故曰重光聲謂孝經說曰德及于天斗極

列曰以光是之謂宣重光也奠定也麗讀為宿離之離

國語曰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是之謂奠麗也文

王皆受天命故能宣三辰之光而定其位也肄習也重

言之者病其不語吃也敷陳政教則民服習之而

不違則能以政教于殷而今我周之大命國語曰以太

誓之下篇命于帝是也今文今為說靈叶反作王肅以為品

靈作三○太盛改之爲三田今俗川之非也宿息

豐宿反離力智反張呂汝反吃居乞反誓七斷反○注

見釋文誰書見覺僕寶從料參山證營司堂寶覺辭上

書與詞說云樊亦宗祀○宣章炎于奇注云太子也

○重象炎謂○奇重○也案文繹神味法引尚書五行

佛問謂江武仕則○賢與精重炎已見吉祥數則延炎

肄詩○言是尚肄經師之說見覺治隨陽尚書此與說

同也象已習炎○以肄也皆紊以肄肄○肄習也從習象

光不成章言日伏生大傳載帝舜卿雲之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而和曰明明尚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予一人是則重光當肆日月星言之也云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故曰重光皆漢書律曆志云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曆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孟康注云謂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時七燿皆會聚斗牽牛分度夜盡如合璧聯珠也是說與此象注相似案日月如累璧必在朔日假如朔旦交[illegible]日月會于牽牛如累璧矣而五星未必盡會于其所訂日月五星之畢聚乃千百年僅之數大曆數之紀疑未見與象文違之處所對則象注謂滿未是故曆引孝經說云是成之字孝經說皆孝經緯援神契文見禮記禮運正義偁孝經說說則乎極之旁日月之發辭于皆之違傳疑是足以媲美文益證似勝象注也周禮大司徒云奠陰宇鄭注云定陰宇故云奠定也云麗讀齊宿離之離皆易彖傳云離麗也則麗離字通明堂月令曰宿離不貸以宿離日月五星之所附麗故曰宿離讀麗系宿離謂奠日月星之所附麗宣重光奠麗乃一貫之事矣引國語皆周語冷州鳩對景王之言也其文

云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逄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韋昭注云王武王也五位歲月日星辰也三所逢公所馮神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經緯詩大司正義引此國語文及韋注而辭之云其文言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歲之所在月之所在當以此五物在三處爲三所不得以所字克之甚以所字克之則周之分野不古所又王合五位則五物皆馴周甚三所唯鄭逢公以日以辰不馴周矣案此說駁韋注三所之說是當三所當加此五物在三處之疏爲是周示篆相氏字十爲二歲十爲二月十亥二辰十日二十韵八爭之位循與說辰以會天位與注說會天位以國語門王合位于三五是則合位三五妃會天位之冀則妃奧鑠之冀矣又鄰是大同讀變伐大商之證云叶味伐殷之岱端合位三五也是則五位三所天之所以以周其魄爲天所助皆實辨前王嬖適所處則五位三所甚武王與之皆斁故引以論

文亦云是之謂與驗也但所引國語文唯言武王之事此經則釋言文王武王故云文武皆受天命故[illegible]宣三辰之光亦定其位也以武王之業基于文王故言武王之光明文王之事解經所以肆備文武之德也詩文王敍云文王受命作周也大誥以敍云文王爲周德故天福命武王也下武敍云武王以聖德得受天命是文武皆受大命也三辰者服虔注桓二年左傳云三辰日月星以繇敷說文朱鍇文云重言之者病甚气喘亦語時也漸漸敫則漸不辛一言漸亦語已足不煩重言茲重言漸掛其故云燚也蓋病芇則病芇則己微經而息遂喘迫息之急也喙則出語難必日吟嬴吟者言難也吾叟記惟以傳言系八吟逢質太子之長興重言與二也下言[illegible]曰乃又王歲則知是時成王病革矣又引國語者大周語泠州鳩之言說武王伐殷時事也以太蔟之下宮布令于商者王者行師則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太蔟者正月之律所以贊陽出滯故號之以布令高經學徵數之下亦言誦殷是謂誦政數于殷正所謂布令于商者故引以證焉云今文今羸就者蔡邕石經作就令也不改作就者君奭今大命于卑躬引見禮記无異文則此今大命當是杜學后之詞

顧命

敬御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illegible]孔本作在後之侗釋文云侗馬本作詷云共也案說文言部云詷共也書曰在夏后之詷據馬本作詷訓為共則與文所引正此經文詁據[illegible][illegible]正詷徒紅反御五駕反【注】夏中夏也后謂諸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詷共也[illegible]訝御迓逾越也言學文武之業在中夏為諸侯之共主敬迎天之明威嗣守文武之大訓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逾之大訓[illegible]下文西序所陳是也【疏】堯典云蠻夷猾夏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古之則夏爲中國矣故云夏中夏也釋詁云后君也諸侯各各君其國故云后謂諸侯[illegible]誥云[illegible]諸侯羣后大[illegible][illegible]侯[illegible]后也[illegible]注見釋文詷共說文言部文禮記祭統云設同几鄭注云同之言詷詷訓同[illegible]詷大假[illegible]訝也釋詁云迓迎也鄭注義禮士昏禮云御當爲訝ゝ迎也則御訝古今字故鄭箋詩鵲巢云御ゝ迎也說文辵部云逾越進也故云逾越也云在中夏爲諸侯中共主者禮記曲禮云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

是則天子乃諸侯所共與爲君者此之謂共主也云大訓在西序下文西序所陳是也者下經陳寶多大訓在西序鄭注云爲先王遺教與此所云文是大訓矣不知質言故云蓋也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

注 殆危也今天降之疾甚危矣興起也不起不悟言必死

疏 殆危釋詁文興起釋言文云不起不悟言必死者不起謂臥病不得起是謂死也漢書賈誼傳云不悟者意謂死則不悟必謂死

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御名濟于艱難 釗止遙反

注 釗康王名也庶幾爾是我言以敬保輔元子大濟于艱難 幾今衣反

疏 康王者成王之子此言元子釗康王之誥云惟予一人釗故云釗康王名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象叙伐反

注 安謂仁之國遠順其德者以安集勸勉小大衆國勸勉也

疏 云安謂仁之國遠順其德者之解見

思夫人自亂于威義尒無以莫與經勸勉說文力部文釗勖贛于非幾夫房孚反注同勖贛僞孔本作冒貢釋文云馬鄭王作勖贛音[illegible]勹冒贛果琰反幾今衣反注同

注 夫人猶言人人也亂治也以乂又之也勖以冒爲聲讀當爲冒冒觸也馬融曰贛陷也聲謂非幾不善也思夫人皆欲自治于威義女毋以釗觸陷于不善猶孚釗反陷大堯反

疏 夫人是猶大眾之人故云猶言人人也亂治釋詁文云以乂又之也偕僖二十六年乂傳云民師虞乂乂之自以謂以之乂以之乂唯否提持也云勖以冒爲聲讀當爲冒皆說文力部云勖勉也从力冒聲是勖以勉罪證以冒爲聲亦勉證不可以勉于此文亦古字或段略六書段略之說所解偷聲託段也故刑記繼亦引存耳文作存推鄭注云雅聲斂作耳段略字也是以雅得耳聲而鉻略爲耳此經勖字大以冒聲而略爲冒也故讀當爲冒偏[illegible]氏悍乂爲文直作冒字系鄭則不罪也說文木部云木冒

也白虎通五行篇云木之爲言觸也國語周語曰以安觸冒入故云冒觸也易繫詞云冒天下之道虞翻注亦云冒觸也象注見釋文說文竝部㬱从竝白替或作𣌢贛替則贛白同替故云贛隨也古人訓詁通于音也云非幾不善也者易繫詞云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說文口部云吉善也微則幾爲善矣幾爲善則非幾不善矣

茲既受命還還夕沿反注同〔注〕羣臣既受顧命而還得也今文既爲即字之誤〔疏〕云羣臣既受顧命而還得也者言受命還則是謂羣臣還得也于是王亦還反其所者經不言者可知也云今文既爲即字之誤者隸書既作即偏傍同以故禁豐石經作即但此文皆云即受命詮實不安故云字之誤

出綴衣于庭〔注〕綴衣帷幄之屬帷幄必以綴聯綴故謂之綴衣將發顧命即王寢而張焉事訖徹去出之于庭中也幄烏角反俗作巾偓从屋說文巾部无之不可書也周禮巾車職王后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然則古者皆握持字爲帷幄字不必加巾屋也

攷經典（經）周礼冢人疏引鄭君此經注云聯聯小斂大
通用徵　斂之衣于庭中衆礼記檀弓云喪具君子恥
具鄭君注云辟不懷也喪具棺衣之屬又云一日二日
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注云謂絞紟衾冒又王[illegible]云
絞紟衾冒加而律米鄭注云絞紟衾冒一日二日而可
爲皆了于此害聯繼小斂大斂之衣于時王將未[illegible]也
也了縢凶兆乎己鄭君礼記注[illegible]觀鄭君于此當不云
然豆樹礼跡所引誤與幾置不用可也云繼衣帷幄之
屬皆下文云狀設纊居繼衣纊居皆周礼司几筵纊云
王佐設纊於是也繼衣與纊居同設則是設于王次王
乎時所斤中幄矣此繼衣當與下文同則是帷屏矣但
周礼而帷幕幄大此繼衣或非此四帷皆云之屬以請
中云帷幄或以綬將繼設謂也繼衣清[illegible]帷幕入宇帷
幕幄帟綬之事鄭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
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王在幕若
幄中坐上承塵幄帟皆以繒爲之凡四物者以綬連繫
焉是則謂帷於[illegible]繼衣[illegible]其以繹繼之設也云繹設顯
命則王寢有張焉[illegible]設徽太出之于庭中也皆此時王
猶其此不象出路門當則于臥[illegible]之所而發命焉所斯
路寢也乎時或不常設帷幄因王至而特[illegible]也王[illegible]則

徹去出之于庭中也

越翼日乙丑王崩 注 書或曰成王崩謚法曰安民立政曰成聲謂天子死曰崩 疏 云書或曰成王崩釋文云馬本作成王崩文鄭仲師注周禮于司几筵職及天府職皆引此經一引爲成字一引无成字則漢時書有此二本偁書或曰有二本也馬注見釋文云安民立政曰成者逸周書謚法解文云天子死曰崩者禮記曲禮文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毛莫袍反傳引本作毛茲爪 漢書古今人表伋八及反 注 周禮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仲桓南宮毛蓋爲是官也爰引也齊侯呂伋太公子丁公也呂氏伋名逆迎也桓毛官尊不可徑迎太子故使引導齊侯往迎也虎賁百人虎士也

桓毛各執干戈率虎士百人為齊侯伋引且為嗣王衛也王疾劇而世子猶在外世子蓋以王未疾時奉使而出以反而王劇甚危也際故以衛之于南門外云

珍昀形反[illegible]反以賁[illegible]反

[illegible]云虎賁氏下大夫二人者夏官敍官文也云仲桓南宮毛蓋為是官也皆虎賁之居官文正合下大夫二人出入故知[illegible]虎賁氏以無正文故云蓋以疑[illegible]齊侯呂伋太公子丁公也皆[illegible]史記齊世家言太公[illegible]正也[illegible]太公之[illegible]呂氏[illegible]

[illegible]云不可云虎賁百人虎[illegible]太子將正王[illegible]

士也皆周禮夏官敍官云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鄭注云不言徒曰虎士則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此言虎賁百人自是八百人中之百人矣且當成王疾病世子在外於幾嚴之際當使有勇力者往迎乃可以爲世子衞故知百人爲虎士且云桓猛各執干戈譯虎士百人爲胥度肯引且爲嗣王衞也鄭注周禮巾車職偁書曰以虎賁百人逆子釗夾爲備亯然則鄭君夾謂此虎賁百人爲嗣王衞也云出子蓋以王未疾時奉使而出者禮記文王世子云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然則成王有疾康王自當在內養疾何王綜崩而猶待逆于南門外乎自以成王未疾之先奉使而出不及知王疾也計王疾殆于哉生霸以之三日也乃及未詳何日據下文則以內有榮西嚮則乃及當在壁肯後于之寢疾不謂旬日閒介分始疾時不虞孫篆故不名太子逆守子王病是知不及後太子之歸故且名羣臣傳命時太子實不在此叚若太子在國中則大名之矣故云奉使而出无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鄭君注云巷介爲太子時殷道衰爲其父小乙將師役于外是則太子大有時奉君命而出者惟是康王之奉使經未有明文黏

云蓋以疑之爲孔傳以爲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于路寢門外受新逆門外所以殊之案王釗亦太子釗所翼室爲喪主未嘗不尊何以出之得逆之乎成與尊乎且路寢門外正朝所在羣臣當皆在焉虎賁守王宮大寢則守王門蓋在其外逆者自內而出從豈容自外操戈而入內乎經所謂南門非路寢門也經言逆于南門之外其逆之遠近無文蓋世子出使而反自遠而漸近逆者自南門出鄉之疏據見錄衛之而入自南門南門蓋外朝之外門所謂皋門也安得以爲路寢門乎且據上文王命羣臣皆世子實不在左右僞孔因說非也

延入翼室恤宅宗【注】翼室路寢偏室恤憂也宗猶主也延子釗入路寢之偏室憂居爲喪主【疏】

云翼室路寢偏室者翼猶屋之飛翼是左右兩偏之名故以爲偏室是時成王之所蓋在路寢則延入世子自是路寢之偏室矣然則翼室皆兩此其東翼室也知者以顯殯之後所於廡在小門外來亡此時來寓暫所翼室當夾在東可知矣恤憂釋詁文也云宗猶主也者白虎通宗族篇云宗尊也爲先祖主也是則宗皆主詩

丁卯命作冊度 注 命作冊者以書成王命詞也度者冊長短之數 疏 下文言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冊命卽此所作之冊以書成王命者故云命作冊者以書成王命詞也云度者冊長短之數者漢書律秝志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鄭君作論語敘云易詩書禮樂春秋冊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冊者三分居一又謙昰冊有長有短也言命作冊度者命之作冊辭命與冊尺寸之度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癸居水反隸文作癸丣古文酉卯為春門開門之象丣為秋門丣从一閉門象也相息羕反 注 鄭康成曰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肅曰召公為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聲謂須當為須字之誤也須求也材欑材也欑以周殯句而須材斂力驗反 疏 鄭注及肅注並見正義禮記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計王以乙丑崩辛未為七日壬申為八日鄭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

然則成王以壬申大斂矣鄭意蓋以大斂與殯同〇天

子殯斂以所之日〇大數也知鄭意謂者而記因而云生

越來〇所日越往〇鄭注云越猶數也以生數〇來數〇謂成服

枝以所日〇數也所數以上往皆〇謂殯斂以是〇數也此士

而師于數大夫來〇也故不數了五而來王申七〇因以天子

殯斂數來〇大夫皆大夫以上皆以來〇是鄭〇卷以天子

西殯大斂之召〇云禁皆以天正文不殺質言也齋云

召公殯二公皆公羊隱又下傳云白陳東皆周公主

出白率內諸侯召公主下文官公〇周庶畢公

公畢東仁諸侯公出畢公二公二率仁是公

字說畢公頒也云皆所記文公林殯及也大當負殯頒

文林說記釋文云禁說文云及顏陰大夫頒云字相負

頒文林出禁頒所班班頒以殺頒頒頒字殺頒

以故或字頒頒以殺頒頒以殺頒

也此文頒字頒以頒以殺也頒

弓國殯中師注云殺也頒

出天下諸侯是頒出殺殺

出出以云天子

記出殯以云天子殯以殺以出

之此學貌殯之徇命士須材自是檀材矣引檀弓者以
證此須材爲之材也鄭注役文云材檀材也則檀弓所
云正此經須材之實也但檀弓云既殯旬而布材此則
殯之日曰卽命士須材者天子七日而殯與諸侯以下
不同彼旬而布材者須與材之乾筮天子贊則材君空
乾□容蓋當卑爲且檀弓云君卽位而爲椑是天子諸
侯於喪皆卑爲中則檀材何嫌于卑爲又況此云命士
須材是日命之或不于是日卽爲非必與檀弓不合也

狄設黼扆綴衣扆因豈反

注 大伯相命之也狄樂吏之賤者也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以絳帛爲質扆之制如屛風繡設黼扆于西堂太室之南戶外牖綴帷握張于解役與所經反

疏 云大伯相命之也者狄是賤吏不得專擅陳設之事自當命之設者文承伯相命士須材之下則是大爲伯相所命設士須材俱蒙伯相命之文也且鄭仲師注周禮司几筵及天府職皆引此篇以設八席及黼純是紫西曰事則狄設黼扆與士須材同曰受命于伯相矣延世爲觀氏炎也謂自此以下是

肅王踰秊卽位之事寢天子七月而葬葬則爲謚成王
以四月崩踰秊則既葬而再覺月矣何下文猶偁新陟
上亏丑光王之顧命不空釋之踰秊而禪傳亏嗣王个
卯命作冊度火不踰秊而始傳顧命矣推顧氏之意以
𨻰段𡙇夫非谷靑所空故𢦏是說智不恩周禮天府職
㫃大𠾏㯥寬㣺之文與路職爲大暫出路之文于則周
公中杉囿𣀘屯㳄氏長不佶㣺禮爨周公於于不獸何
綠于此𠕋循云狀樂中之戔沓=禮記祭統云翟皆樂
畟中發肖屯川爪乂司服職畜揄狀歸狀鄭君注云狀
甯就翟=錦名𤆀則狀㫃翟宁錦故鄭注禮記齒大記
狀八故隮夾云狀八樂史之綫沓云𢀖謂之斷豆如屛
厚與皆采𦦵孜州禮司八延注己𦦵說也𢀖謂之斷釋
器文云具續八𦦵采皆斷縣𢀖文𢀖力合近盤如罘故
己入𡨄采綫緣之樹禮攻工纘乃職凹台以翼謂之斷
從也云己綽宗錄質沓川尚夾斷辰當天子之位自出
川所尚之正亢此知己綠余㮚質緐不食色也云辰之
杉如循侯號游解憫之名鼾亏漢世禁辰當天子所太
旳中禘法崇天兮廟擊其辰凶段名㕛故鄭君注義禮
胾或云於如今鍾文廟辰矣又注禮記冃堂位云㕛怜
崇先文聞侯于卜斷之樹鄭怵以順辰己況㕛怜斷辰

卽斧依也云設黼扆于明堂太室之南戶外者大戴禮
盛德曰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
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圜下方攷工記匠人
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
筵五室凡室二筵此二書說明堂之制或言九室或言
五室不同者何也案明堂之制始于神農蓋初皆九室
後王乃九室窗以像其四圍之正室爲堂故五室介攷
工記說夏后氏世室乃云五室世室明堂異名同實數
則自夏以來明堂皆五室矣今說此書當以周制爲攷
工記說可也明堂中央爲太室太室之四圍爲堂四隅
爲夾室是爲五室其東堂東向曰青陽太廟南堂南向
曰明堂太廟西堂西向曰總章太廟北堂北向曰玄堂
太廟夾室之旁爲左右个太室之南戶外卽明堂太廟
天子覲諸侯時所立之位也于是設黼扆焉周禮司几
筵職所謂王位設黼依是也云黼縿帷幄張于其所者
謂張于黼扆之外也解綴衣爲黼縿帷幄者說見上經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

鄉所亮反下並同篾孔本作蔑作篾茲从說文
所引重直容反下並同篾民瞥反純中盾反下並同

牖間兩窗之間也明堂之室皆四圍爲戶二傍兩夾窗
牖以窗也布席于牖間當扆背也鄭康成曰蔑析竹之
次青者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故也華玉五色玉也
聲謂蔑席纖蒻席也蔑讀與篾同白與黑謂之黼純緣
也以白黑采繒緣席邊也仍因也因生時几也不用生
時席漆几次變之故曰仍几蒻人約反緣以絹反下注同

疏大戴禮盛德說明堂之制云一室而有四戶八牖攷工匠人云四旁兩夾窗鄭注云窗助戶爲明每室八窗故云明堂之室皆四圍爲戶二傍兩夾窗惠云八牖鄭注攷工云八窗故云牖以窗也說文片部云牖穿壁以木爲交窗也云布席于牖閒當扆背也者扆設于戶外當兩牖之閒席布于牖閒而南向則是負扆之位矣故云當扆背也鄭注見正義及禮記禮器正義云蔑析竹之次青者二謂稍去其外皮之青而粗者取其近裏之青而細者也變

鄭君說此經皆以竹席言恐未盡然紛純畫純之不盡竹也云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故也者周禮司几筵職云王位設黼依〻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是王生存時牖閒之位設三重席〻各異物異純不用莧席今則重席唯用莧席黼純上下不異是不用生時席也舉一反三則下文三席皆非生時席可知矣云華玉五色玉也者華是采故以采爲五色玉也𦫳謂莧席纖蒻席也莧讀與篾同者說文苜部云𦫳从苜火苜亦聲周書曰布重𦫳席纖蒻席也讀與蔑同是正解此經莧席而釋其音讀故采之以易鄭讀也纖蒻席者史游急就篇十四章云蒲蒻藺席帳帷幢說文艸部云蒻蒲本可以爲平席鄭注攷工輪人云今人謂蒲本在水中者爲蒻是也云白與黑謂之黼者攷工記繢人職文釋器云緣謂之純故云純緣也仍因釋詁文周禮司几筵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鄭仲師注云變几變更其質謂有飾也仍因也因其質謂无飾也書顧命曰云〻康成注云吉事王祭宗廟裸于室饋食于堂繹于祊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凡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略兹二說皆不用而云因生時几也者華玉文貝琱玉皆是有飾桼則變更其質不得以因其質

解之文此几席非設于牖間則不爲纘與之東夾不得云奠几朝夕相因二鄭之說皆不可以難于此據鄭言不用之時席則言仍几者對席不因之時異言易几則因之時者也故云不用之時席雖几夾變之故曰仍几

西序東鄉敷重厎席綴純文貝仍几

[illegible]作本作紛皆作[illegible]說文引此上文作重莫席以三隅反之則此及下文皆當作紛也厎中雉反紛[illegible]分反

注 東西牆謂之序馬融曰厎青蒲也鄭康成曰厎致也莫纖致席也綴謂周禮蒲筵繢純以此上下文與周禮參之則綴純當與繢純對則厎席青蒲席與言厎皆見其功致也繢者畫文以對亡飾說變繢言綴者謂綴與繪于席以功言也凡純皆綴獨此言綴者互相備也文貝貝之爲文者

致直吏反綴七歲反[illegible]與出[illegible]反貝夾[illegible]反[illegible]戶卦反下同

疏 東西牆謂之序

釋宮文也馬注見釋文鄭注見正義底致釋言文贊引周禮皆司几筵職文云以也上下文與周禮參之則綴純當其繢純者周禮司几筵為莞藻次蒲熊五席又謂為蒲席雚席則七席而純則唯紛畫黼繢四者无所謂繼為純此經上下文為黼純畫純紛純與此繼純而四繢純則未為見以兩文相參則此繼純當司几筵之繢純矣據司几筵職云設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則黼設于畫畫設于紛而繢則畫之以對匚雜次者則設于畫而亞于黼此經西序之堅設于東序而次于牖閒而繼純之席布于西序則在黼純之下畫純之上正當繢純之次者至若儀禮公食大夫記所云蒲筵常緇布純雚席尋玄帛純則是庚國筵大夫之席于司几筵職无文又非此時所用則繼純之采繢純无疑矣云然則底席者蒲席與皆周禮蒲筵繢純此則底席繼純纖純綵是繢純則底席當是蒲席矣此云馬注以底繢青蒲也以是推之當纔未為句文正據故云與以疑之云言底者見其功致也者底席既是蒲席經不言蒲而言底以底之言致欲見其治蒲纖席之功致也功致猶鄭君言纖致蓋鄭君唯以篾為析竹之青故未與爾其言篾纖致席篾實蒲纖固是不誤云繢者畫文以對匚

黹次者鋪以繡純黹繡純則經雖不言繢自當具解繢說也周禮攷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是謂以對方爲次繢攷工畫繢竝言則畫繢等尒此下文所有畫純而後亏此言繢純謂是畫之以對方爲次者盍散文則畫繢繡言對文則殊說與司几筵職有畫純文說繢純鄭注云畫謂雲氣也繢畫文也是則繢有異矣故司几筵疏云畫純者畫雲氣繢貌非畫雲繢乃職對方爲繢是對方爲次畫亏繢帛之上殊席黹繡也是也云繡繢言繢者謂繡與繢亏席以功言也者繡謂繡著也亏席是乃功繡之也云尺純皆黹獨此言繡者互相備也者此言繡則上下文繡純畫純紛純皆繢繡可知上下綴備言黼純畫純紛純則此不言繢而黼純之黹繢純夾可知互見其證故云互相備也云文貝〻之爲文者〻爾雅釋魚說貝之種類有十有云餘貾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注云餘貾貝中黃爲質白爲彩采餘泉貝中白爲質黃爲彩采文陸璣疏有紫貝白質如玉紫點爲彩皆是貝之有彩者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

彫玉仍几（彫多條反）注 鄭康成以豐席爲刮凍竹席畫純以雲氣畫之爲緣聲謂彫琢文也爾疋以玉謂之彫又以彫謂之琢（刮古活反 琢中角反 疋因段反 俗作雅）疏 以豐爲名宰居也音介家反非其字矣今

鄭注見正義云豐席刮凍竹席皆鄭君所攷得其實今則未詳无以證明其說僞孔及王肅皆以豐爲莞蓋僞孔傳以肅所爲故與鄭異未爲明據今寧從鄭可也云畫純以雲氣畫之爲緣者案鄭君注三禮凡言畫者輒以雲氣爲說如周禮幎人職以畫布巾冪八六彝司常職皆畫其象焉司几筵職畫純以及義禮鄉射記凡畫者丹質鄉禮記喪大記畫荒鄭注皆以爲畫雲氣蓋古凡之畫爲所取象者皆畫成物若旌旗服章黼黻之等皆畫成物者也其彩用采而无所取象者則唯畫雲氣而已故鄭君于此經畫純亦以爲畫雲氣也云彫琢文也者說文彡部文引爾疋者以釋器文以證彫爲治玉之名又見彫琢同訓也

西夾南嚮

敷重筍席諱紛純漆仍几（筍莧民反注同 漆子吉反俗輯）

杝漆非吳漆是水名與桼字異

〔注〕西夾明堂太廟之西偏夾室也在太室之西南隅鄉麻成以筍析竹青皮也所器以如竹節之次筍席紛以玄組纂之緣髹謂桼木汁也以髹几

汁之十反〔疏〕云西夾明堂太廟之西偏夾室也者明堂髹許求反五室四堂中央太室正室也四隅之室夾鄭注門堂之正中西門太廟夾室箱杜其四偏西堂太廟其旁向正堂也西夾則是其西偏室也云杜太室之西南隅者太室杜四堂之中央西夾則杜南堂之西偏是當太室之西南隅矣鄭注見所記所器正義及正義云筍析竹青皮也者謂難析竹篾取異外之青皮以纂席也今所器正義引他折竹青皮折字蓋誤也引所器者證筍纂竹外青皮也所器如竹篾之爲筍今本所記筍字他竹下均俗字也杜說文新附字中非未塞席文不可書也鄭君引以注此經筍席則鄭本所記他筍字可知蓋筍字爲兩音竹胎也則音息引反周所筍箸是也竹青皮也則音亏民反所器竹篾爲筍及此經筍席是也不識字者讀此筍字纂息引反誤矣云玄紛純

以爲組系之綵者說文糸部云組綬屬鄭注周禮司几筵云紛如綬而狹者此云爲組則與周禮注說同也說文桼部云桼木汁可以髹物象形桼如水滴而下故云桼木汁也以髹几髹者以桼髹物而涂之經言桼仍几髹几也

粤玉五重（重直勇反）

注 玉瑩玉所服小者攷工記曰天子用全上公用駹侯用瓚伯用埒邴家說曰全純玉也駹四玉一石瓚三玉二石埒玉石半相埒也駹則純玉五玉也玉重石輕五玉故曰五重于是設玉五重其所置之处則未聞焉（駹莫江反瓚才旱反埒龍肯反）

疏 釋文引馬融注云粤玉粤陲所獻玉也案粤陲者謂百粤之國也鄭注周書王會解備記四夷之貢獻其南方諸國无獻玉者其篇末又錄商書湯令伊尹爲四方令伊尹受命因所爲獻之伊尹于是爲四方令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爲獻不言獻玉其外方之獻令則爲白玉駹則粤陲

不產玉實所得玉而獻之皆夫漢書南粵傳孝文時南
粵王尉佗所獻爲白璧一雙蓋尉佗故眞定人其所獻
也璧實知非其纏粵時所傳往者來見是南粵所產獸
則家言粵陸所獻玉恐來獎故不用也云禾瑩工所服
用皆二攻工記命天子用全出文全皆不玉與此玉五
象鑄祥合故乙纂王所服用者因錄引攻工記乙說喬
攻工記皆周刑參官也此所引皆玉入纖之所云用全
用裝出等勞許與何所用緣記之物手予公庚伯出箋
寶則當琶言爵皆所川此經所鑿說圖叢特受數也則
玉又璽山琰記之所云天子川全出瑾乡儒以儀了乙
下文剛璧琰琰纂二大玉夷玉天球叢三當此五象粲
攻工記琰圭琰圭形材不同所川夾數寶得合粲一樸
以說非也鄭米攻工記云天乎用全上公用旅侯用贊
佗用將注云全純玉也旅贊將貂植名也容皆下齊乙
輕事纂鑿玉多則纂石多則輕公庚四禾一石伯子畏
三玉二石今此所引說他縣將於坪與幣米記文補與
所循刑家說夾與鄭注不同者皆緣說文王都所引也
以仍說文證而不川鄭注者乙記文上公與庚所用畏
名而注箋言公庚四玉一石又記唯言伯而注合言伯
子男皆者先米經出證不知說文證先當也云全純玉

也皆此則幾鄭詮同也鄭注義承說秋稱云穗楷全也
罡全純同詮又說文人都全字重文佮全解云篆文全
州王純王凶全則全固取純王詮篆字縣讚埒書全篆
純丕言之則留丕石雜之名矣其衰說自當弓丕石之
多寶𢑚隆縣故云縣四丕一石讚三丕二石是則縣矣
準是己衰則伯川埒當二丕三石二丕三石篆縣不均
而云本石半相埒柯裁竟丕重石輕丙弓多實與其輕
塞參參攻工丕几蹠引盈不足衡凶丕匚寻重七兩石
匚乎塞六兩鹹則丕匚尋皆二重十四兩石匚寻皆三
重斤二兩兵不幾輕重均也盞火石篷小乎丕了㕡陵
二玉三石輕重乎均是之謂相擇幾云幾則純丕又丕
也皆己四丕一石三丕二石其又留又推之純丕自是
又丕美云丕重石輕又丕故凶乎重皆據盈不足之衛
石之州乎丕七而篷一是丕重言石矣故鄭春注攻工
記云丕多則重石多則輕此經工又重鬩是對石之輕
𢑚言而讀丕彝塞也則此是攻香記所云天乎用全益
怙矣云其所圖之如則未閒焉又上文設四埜及下文
撤宗留言如所此學四埜之下不與宗同攤其佉簋
此玉之如經天囟文光儒之
說又不可得聞故云未聞焉

隮宗

佗陳宗粹吊反匝
鐵直仁反俗鐳省

義未能寶諸凡說文所引

注 鄭康成曰：陳宗者，方爲大事以華國也。藏謂宗藏也。周禮天府職曰：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皆以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藏也才盎反 藏焉才黃反

疏 鄭注見正義。云方爲大事之擧則也諸謂將試新諸侯之來繼宗以縈國華美寶藏說文門㳄之周禮者周公尸扁學所料禮也天府職屬禮官引之者以俗儒藝說謂此曾中繼說器非禮此說召公之學不知周公周公甚杜必不知此故引周禮以見周公所制之禮周鄭康成以息俗儒之繫矣

赤刀大訓御名璧琬琰在西序。琬於阮反 琰以冉反

注 鄭康成曰：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也。大訓謂禮法，先王德教。宏，大也。大璧、琬琰，皆度尺二寸者。

疏 注見正義及周禮天府。疏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也者以是宗藏必非彝常之刀甚武王誅紂時刀必周家革功所由成須世寶之故鄭云

號也案逸周書克殷解商辛奔自燔于火武王適王所射之三發而後下車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戉折縣諸太白史記周本紀言以輕劍擊之然則輕呂乃劍名矣王以謀紂者非乃也鄭言謀紂時乃蓋謂武王謀紂者邪故所保之乃非火謂用以謀紂之度也禮記檀弓云周乃尚奏是奏爲周正名也云大訓謂禮先王憲教皆示禮是先王之憲教所以承訓律世者故鄭亦以當此大訓是當不專謂周先王之訓往古帝王之典謨皆是也宏大釋詁文云大璧琬琰皆度尺二寸者〻宏璧與琮相配據攷工玉人職大琮十有二寸宗后守之則王所世守之大璧自以大尺二寸者琬圭琰圭據玉人職則皆九寸鄭于此言皆尺二寸者鄭以從文九寸者是王傳之瑑也此是宗器自然大于傳也故知皆尺二寸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注 鄭康成曰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雝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者皆樸未見琢治故不以器名之河圖〻出于河水帝王聖

者所受聲謂河圖文王所受者墨子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綠圖是也周家天命所自故寶之今文曰顓頊河圖洛書在東序非也珣須勻反說文云讀若宣玗云吁反琪渠疑反難兒肩反琰許浴反疏鄭注見正義及周禮天府疏兩引釋地云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不言華山有球玉山海經太華之山亦不言有玉其南小華之山其陽多㻬琈之玉太不名球鄭云大玉華山之球也未知所出也鄭君簽以侖像聲如人石敲也云夷玉東方之珣玗琪也者釋地云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鄭言東方者周禮職方氏云東方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是醫無閭實在東方也說文王謂云醫無閭之珣玗琪周書所謂夷玉也則鄭說周論自來矣云天球雝州所貢之未名知天者二禹貢雝州貢球琳琅玕球者美玉蓋不一名圖命予再躬天造此名天球自是以為名之也云三者皆論未見琢治故不以器名之者淺上文曰璧曰琬曰琰皆是綬琢治成器也名此大玉夷玉天球皆就其質名之是未見琢治也

是未爲陽中物生所生西爲陰中物生所成故在西序出玉皆以成器者在東序出玉皆未琢治也云河圖二出于河水者鄭注周易繫詞引春秋說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成是河圖出于河也漢書五行志引劉歆說曰虙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鄭云帝王聖者所受不指實河圖爲八卦者蓋八卦是虙羲所受之河圖而古帝王皆受河圖不獨虙羲也孔達正義引中候握河紀云堯時受河圖龍銜赤文綠色廣博物志十四卷引尸子曰禹理鴻水觀于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于淵中是不獨虙羲受河圖也則此經河圖未見其必是八卦故鄭況言帝王聖者所受也斯則鄭君之說信矣聲猶不加之者據墨子言文王當受河圖則周家寶往古之河圖必不如其寶先祖之河圖故以此河圖爲文王所受者且引墨子以證焉墨子者非攻篇文也此河圖是天所以命文王者故云周家天命所自故寶之云今文曰顓頊河圖洛書在東序者李善注文選典引錄蔡邕注引尚書曰顓頊河圖洛書在東序案蔡邕石經尚書乃今文本則其所引自是今文故與古文異也若果如所引則鄭君解河圖必不況言帝

王聖者所愛矣尚書原文當不知此故云非也

胤（厚音）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鼖扶云反）

注　鄭康成曰胤也兌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鼖鼓大鼓也聲謂房夾室也在西房者在西夾之背所謂西堂又亦在東房者在東夾之背西堂之戶亦矣統于夾室言之故曰在房也（車君負反俗音出書反非它亦公賀反）

疏　鄭注見周禮天府疏兌也二字據經文此學四人名鄭於以兼釋之引者誤脫今故以意增之引書傳者伏生尚書大傳殷傳云西伯戡耆紂囚之牖里散宜生遂之犬戎氏取美馬駁身朱鬣雞目者取九六長之西濱之顯取白狐青翰之於陵氏取怪獸大不辟虎狼間尾倍其身名曰虞之[illegible]氏

取美者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大如車之渠陳于紂之庭紂出見之還而觀之曰此何人也散宜生遂趨而進曰吾西蕃之臣昌之使者紂曰非子辠也崇侯也遂遣西伯伐崇是其文也鄭仲師注攷工記車人云渠謂車輮號於云大貝如車渠謂大如車輪也案如大傳所云則大貝縣人于紂從寶周宗寶者蓋王亨紂而得之己是文王所賴己免患故寶之且使子孫守之己爲念寶甚云釋樂云大鼓謂之鼖故云鼖鼓大鼓也說文戶說云房室在傍也夾室皆在四堂之側故云房夾室也高誘注淮南本經訓云明堂王者布政之堂上圜下方堂四出各各有左右房謂之介凡十二所又注呂氏春秋夾云各有左右房謂之介又己爲堂左介爲東頭室又介爲國室是房也室也介也可己謂爾故云柱爾房者柱爾夾之背所謂爲堂又介柱東房者柱東夾之背爲堂之左介矣經言杜房注不謂夾室中而云杜門夾之背左右介者蓋鄰家以爲國楚是欲見美惑鄰亏夾室之外左右介之隱則人憚門兜見故知不杜室內也但房之旁亏室內及空鄰家亏介而經言房故釋其意云緻亏夾室言之故曰杜房也

大路杜寢圖

路正義本作輅隸古定本

則作路案鄭仲師注周禮典路引此四語皆作路周禮車路字皆不作輅蓋輅者車輪前橫木別一字也當作路下放此

路

[注] 鄭康成曰大路玉路贅謂賓階面綴[疏]猶皆也

[疏] 鄭注見周禮典路疏云大路玉路皆大戴禮篇數義曰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流樊纓十有再就周禮巾車職曰王之五路一曰玉路則大路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流合此二文叶之則大路即玉路也贅謂賓階者禮記曲禮云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又檀弓云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是西階為賓階故面謂賓階之前也儀禮士冠禮云贊酌醴加柶覆之面葉鄭注云面前也疏云面猶前也謂賓階上言之面猶下文言夕飲之背文饗之背也

贅路在阼階面

贅中芮反綴同本或作綴茲作鄭仲師周禮注所引能才故反

[注] 鄭康成曰贅次之在玉路後謂玉路之貳也贅謂阼階東階

[疏] 鄭注見周典路疏云贅皆綴贅也故訓綴為貳綴為在玉路後解玉路之貳也案周禮五路之貳車無文唯大戴禮朝事義天子乘大路貳車十有二乘是玉路

爲貳也禮檀弓曰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故云阼猶東階

先路在左塾之前俗書孰加土說文土部所无當作孰

注 鄭康成曰先路象路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

疏 注次見與路疏周禮巾車職王之五路无先路之名先路之名唯見于此及禮記郊特牲鄭于郊特牲无解于先此云先路象路者緣巾車職象路以朝此經將爲受顧之次此時出路不容不陳象路凡四路大路是玉路贊後又階是副貳之名故推先路以爲象路但巾車職言象路朱樊纓七就而郊特牲言先路三就二數不同而云先路象路何也蓋郊特牲言大路繁纓一就大與巾車職玉路十有再就不同彼文所言自是殷制俗質以少爲貴也故鄭注禮器云大路繁纓一就殷祭天之車毀則郊特牲雖爲先路三就之文无妨于此經先路是樊纓七就之象路也云門側之堂謂之塾者釋宮文也云謂在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者蓋門之內外皆爲東西堂皆謂之塾門外之塾南向門內之塾北向故陳路于路寢之庭則必又塾了是路門內

之東面堂以向階矣以向則面西乡東西又經言乡輅則是西面堂其直以當西面階西路在西面階背南面圖以先路在門內西面堂之背以圖則與玉路相對矣二

先路在左塾之前

注 鄭康成曰先路象路之貴與玉路之貴相對在門內之東以圖不嫌金路革路木路皆主於朝祀而以營譴嫌也以四路以西爲上皆嚮在西堂就于嚮也朝直遙反

疏 鄭注大路見路先

皆不背也嚮先而言則西嚮之名也先路與玉路象路之貴相先路象路之貴言其以亞爲先爲名云先路與玉路象路之貴云相圖門內西面堂之東以圖皆在門內之東又朝路出東以圖皆又朝路之與貴先路之背南面以圖不嫌金路革路木路祀路出東門內之東塾之背以圖則與玉路相對矣云不嫌金路革路木路皆主於朝祀而以營譴嫌也大路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祀與貴以門路于是路

小路二木路又路雜庸朝以嫌象路是以

鄭君云主于朝祀而已案周禮大宗伯職朝于天禮屬賓禮時將受朝則金路已賓者空大陳之茲不徹者禁于時諸侯來朝則象乘金路從賓之事此時嗇中櫳室受勢不從賓无所用于金路也聲謂陳此四路已西孫上皆櫝在西堂統于賓也皆禁陳設之尖空統于學而南順階皆霸上鄉皆霸下令象路在乡鄉皆而能階之而皆了玉路之貴則在西皆正路在東皆皆貴東是以西霸上矣故說其意云鄰櫝在西堂故統于賓而西上也檀弓云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是殯在西堂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

注 鄭康成曰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制如冕黑色但无藻耳惠狀蓋斜刃宜芟以斫謂畢門路門也

斜夕牙反芟色銜反以半吠反

疏 鄭注見正義云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者案鄭注儀禮士冠禮云雀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雀頭然說與此同也云雀弁制如冕黑色但无藻耳者案周禮弁師職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鄭彼注云延冕之

顧命　　尚書集注音疏卷九　　二十三

覆在上是以名焉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又云諸侯之繅斿九就鄭注云侯當爲公字之誤也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鄭注云侯伯繅七就子男繅五就孤繅四就三命之卿繅三就再命之大夫藻再就是冕皆有藻也爵弁之制延紐笄結皆與冕同唯无藻爲異尒號則冕而无藻則與爵弁不異而鄭注弁師職又云一命之大夫冕而无斿士變冕爲爵弁則於无藻之冕仍與爵弁不同者賈公彥士冠禮疏云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此說甚是也然則爵弁與无斿之冕但高低仰也分仍不害爲同類也云惠狀蓋斜刃宜芟刈者也傳與實而害了猶云蓋斧之夾鋒也又說文云說矣鄭注顧命注周禮乃從鄭云路門一曰畢門故爵謂畢門路門也三尺

執戈上刃夾兩階戺鄭注引詩以夾戺疑當作俟以詳史反戺釋文云戺

疏鄭康成曰堂廉曰戺云我孫雖然戈矛今之句孑戟際謂戺切也謂堂廉邊下垂

也蓋夾兩階者二八一在西階之西一在阼階之東當
前廡屋下相對而大夾阼者二八一大于東序堂隅之
東一大于西序堂隅之西當前廡屋下之兩系蓋皆序
對也合言四八者以其承服同故也自果侯反切子替反俗書為后偽非
也對所蓋反 附 鄭注見正義及詩國風鴻雁正
系多官反 義說文豸部云貘豸青驪文如博棊也
驪是熊色故鄭云青黑白貘且引詩以證謂貘貌之文
采犯豸之貘文也所引詩了皇皇者華文也樂詩鴻鴈
云其貌依貘之傳云貘云貘云當作貘以鄭注青黑白于此貘又詮
同其鄭君莫鴻鴈詩了云貘當作鄰璪以玉系之于此又
不所貘系璪者鄭注周禮貌師云韋貌皮貌三侯伯璪飾
七子男璪飾五孤則璪飾四三命之卿璪飾三再命之
大夫璪飾二又云士變冕為韋弁貌其韋弁皮貌之會無
結飾則鄭君之意以大夫以上之貌皆有璪飾士之
貌則無有役詩所稱淑人君子是謂諸侯故以其貌伊
貘系璪飾此四八是士其貌不得有璪飾故以貘系青
韻命

一百

考工記圖 卷人

一二四

炎色也知此四人是士者蓋士无位亏堂下文五人皆
矣而立亏堂廉也上自是大夫此四人立亏堂下又負
亦不冕服上文二人雀弁立亏畢門內者皆士也云戈
卯令此句孑戟者蓋漢時名戈爲句孑戟鄭舉當時之
名以況古便亏曉人也故鄭注周禮敘官司戈盾注云戈
今時句孑戟也考工記鄭氏注云戈廣二寸內倍之胡
三之援四之鄭仲師注云援直刃也胡其孑然則句孑
戟皆以與胡名之也康成注冶氏云戈今句孑戟也或
謂之雜戟或謂之𨽥瞿戣則漢人目戈不此數名始氏
獻許說戈殺故鄭君前戣數名亏此則不以前擧也云
所切也謂堂廉直下厓也皆廣足釋室云所構切也張
廢酉京賦云物廇亏堂設切厓繇辥綜注云物㸚也呂
向注云廇繫堂高也厓廉鑷也謂切篆異階令孑高謂
切以爲厓繇是則切謂堂廉直下厓矣經合言四人夾
州𡆥所注云夾兩階皆二人夾所皆二人分言之皆兩
鉊雝堂堂廉下厓而不蓋堂廉之廣所然厓也其東西
冬之亏兩階之外畔則夾之亏夾階也之兩擯則夾所
九鬯夾兩階皆負故知夾兩階夾所名二人也夾階則
杜門階之外畔故云一杜西階之西一柱紿階之東當
勞廡厓下相向而立夾所則杜所之兩垂夾堂厓而立

故云一太亐東序堂隅之東一太亐西序堂隅之西當
肯廉厓下之兩旁蓋皆南向也據其太処推其圖弘朝
當南向不質言故云蓋也云合言四人皆㠯與疋服
同故也皆據上文畢門之內及下文東堂西堂東垂西
垂側階太異処皆形言之此夾階夾戺各二人大應皆
火異經了總言四人故浅之云㠯與服服同故四人皆
縣貴是服同皆
執弁是衣同也

弌人冕執劉太亐東堂弌人冕執戉太亐西堂

劉字雖說文所无宋漢
天子雜劉氏說文不應
无劉字蓋脫誤也且說文解劉字瀏
字皆云劉聲則固當有劉字故用之

【注】鄭康成曰劉蓋今鑱斧戉大斧序内畢㠯皆肖堂

鑱士
巖反

【疏】注見正義云
劉蓋今鑱斧

皆鄭㠯東堂西堂各一人相對而太所執亦宜同類今
一人執劉一人執戉器雖異名其形制當相似戉既是
大斧故㠯劉為鑱斧鄭君時當時㠯況非有正據
故云蓋也但漢時鑱斧今其形制不可知窺察擬之鑱
皆銳也蓋其斧上有直援鋸銳不但可以斬㦸可以制
故名鑱斧為云戉大斧皆說文戉部云戉大斧也而戈

乚聲。司馬法曰：夏執玄戉，殷執白戚，周左杖黃戉，右秉白髦。詩公劉疏引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戉。是則戉大于斧矣。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者，釋宮云堂東西牆謂之序，然則序內皆為堂。云半以前者，對半以後為房室也。

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

戣，渠隹反。垂，是為反。瞿，其虞反，又其據反。【注】鄭康成曰：戣、瞿，蓋今三鋒矛屬。謂垂邊也，謂東西序外之堂廉也。鋒，芳容反。

【疏】鄭注見正義。云戣瞿蓋今三鋒矛者，大約當時兵器以相況，无正據，故亦云蓋也。東垂西垂之人所執兵，亦宜同類，故戣瞿雖異名，鄭君俱以三鋒矛解之。蓋三鋒矛矛二故命戣瞿二名寀疏為命皆如白字形者，詩所謂厹矛，毛傳以為三隅矛是也。亦命如中字形者，今世所謂關文是也。此二為皆三鋒，但未知孰將為戣，孰將為瞿，不可得實矣。說文土部云：垂，遠邊也，故云垂邊也。云謂東西序外之堂廉也者，堂基火紫上為之稽令丂高門勿皆設戶切以為厓隒，其東西序下為東西廉之廣，序外皆有餘地以容人往來，義而

鄭說禮云賓與大夫出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illegible]然
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鄭注云上堂西廉言堂西廉見
是西序外出廉矣其下文又云主人出弓矢在東序東
則與上文賓與大夫出弓倚于西序者在西序西之廉
上矣然弓倚于堂西者倚于廉下出厓故矢在廉上也
是東西序外出廉上留爲餘隆也此文東垂西垂二也
謂藩籬故以爲東
西序外出堂廉也

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說文云周書曰一人冕執銳讀若兌隸古定本亦作銳
蓋衛包以學譌改作銳宋陳鄂奉敕又改釋文云銳以稅
反是一說而再
誤矣吁可惧哉

注 鄭康成曰銳矛屬尺此七兵或數於
或著柄周禮戈柲六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側階
東下階也聲謂側階北下階也在北堂之下側之言特
北堂唯一階故曰側階
於其巾反著汁著
反戈柲直箋反

疏 鄭注見正
義說文金
部云銳侍臣所執兵也从金兌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銳
讀若兌未解銳爲何等兵鄭云銳矛屬者案說文編

字之類相從與金部鏦下鋭〻下鉤〻下鏦〻下錟鋋
小矛也鉈短矛也鏦矛也錟長矛也諸字皆矛別名而
説廒與鬭則是矛屬矣云尺此七兵皆最搖惠長劉成
鍇罷鈸諸兵也云或射矜或番柄皆乏詩伐柯傳云柯
斧柄也鏊成皆斧則皆番柄皆也説文矛鈴云矜之柄也
戈則見攷工記棨攷工記廬八鏚云戈柲六尺有六寸
鄭注云柲猶柄也其下文鄭注文云戈戟六尺所圍
長柄或名矜又說文云矜柄皆鏦則柄析柄同介
鄭云戈則長柄或云柄矜也則鏦柄矜文則析
鄭注云鏦也其柄皆矛注云尺文謂繇書文
則鏦也則柄云注鄭叉傳亖八勇蘆不云注
械辰一閱皆張罪出懥
說矜柲閏生戟矢支兵工皆刑
文柄戮也尺把侍之規記戮記
云不勇蘆鏦中久則出皆餘雜
同傳亖八酋也閏敝戢方榴記
皆鄭叉矛閏示長皆文鐝之
莖注云予出攸兵其故榴似
云尺分閏不六錄不似蹈
文數鏦其出及尺謂得故鏦
則八冬兵也如六惠閏已偏
謂五二尺鏦寸驗其巢證
書柯分杜矜八皆兵居東證
文冬其肯八陳長鏦短下數

此同也。詹不从鄭說，而云側階以下階也。杜以堂之下
以東垂則東圖階上以爲執戟者太長戟執闈太圖
垂者爲書不聽東垂多此一入，故知側階非東下階矣。
義以士昏記云歸酒，杜以一以堂直室東隅，鄭注云以堂
房中半以北，以是東房之室以爲以以堂也。大射義云工入士
毀梓乃叟自以是階路之寢爲以以階矣。以鄭大射儀記云亏房中之圖
義皆云，則以膳者從而東以譯堂東，以階自矣，以雜記云三房中孝之
圖堂上，則以爲階，杜東房，以堂下可知矣。側階自正，自宮
者則君夫乃至人自闈門，自路寢之闈正當宮門
中之門謂之闈，則是內寢之門矣，當杜路寢之律闈門
而老側階則自是以階，云側特之言偏也。義而士
冠以云側，鄭注云，側特也。特偏出側云以士
堂唯一階，故鄭禮注云，堂唯東房無堂，則無以
壁故爲一體以階，側之階以爲壁，則不得爲堂之無階以爲
矣，故以堂唯一階，取特一之證，而云側，爲堂亏堂之寢爲
兩階也。故以甚夫攷工記匠人職說夏后氏世室爲九階
注以爲廉圖三三圖各二者了是以堂之制，非路寢世
室毀之東重屋周之以堂異其名，命實一也。路寢也
鄭注攷工以重屋爲王寢也
非也。路寢以堂實一階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

顧命

緇純 說文巾部云常下帬也从巾尚聲裳常或从衣吾寧从巾 注 麻冕三十升麻之布以爲冕也鄭康成曰緇常者冕服爲衣者也聲謂純者也曰絲純者米綃當主且紀纘肯便也 經 孔安國注論語子罕篇云麻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故云麻冕三十升麻之布以爲冕也布言升者所以辨其精粗也鄭注儀禮喪服傳云布八十縷爲升則三十升凡二千四百縷布之細者矣凡冠衣之布升之解見正義對緇布衣云衣錦服十五升也故冕三十升也鄭注當其義云緇常者冕服爲衣者也周之冕服九章黹當其弟八其等袞冕自九章以至一章凡五等天子前爲長據鄭注周禮司服云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此黹常當是衣冕之常彤黹以黹之言二章爲彡爲彡者也此言爲彡皆綃常絲以絲之言天爲彡矣純者釋詁文云純大也鄭純者米綃當主者禮記文王制云世儉能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禮記文王世子云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鄭注云成王[illegible]能踐繼王位治天下是嗣位爲王了後踐能踐今

君自西階不專陟階已未受顧命未敢遽當主位也云且即殯前便也者禮記檀弓云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西階上是殯前也時將就殯前受顧命則君自西階爲便矣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蟻牛倚反正義本作宜儀義俗字也蓋衛包所改隸古定本作蟻茲从之

注 蟻蚍蜉也服章无蟻蟻常常色如蟻者入者入畢門也鄭康成曰蟻謂色玄也即位者卿西面諸侯北面

蚍頻夷反蜉房尤反

疏 云蟻蚍蜉也者禮記檀弓云蟻結于四隅學記云蟻子時術之鄭注皆云蟻蚍蜉也案檀弓蟻結鄭注以蟻爲畫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此蟻常亦知不謂繡文如蟻行而云服章无蟻蟻常常色如蟻者衣常之章皆畫物不得改易象鄭君注周禮司服職云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于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六曰藻七曰粉米

以凶黹以凶黹是服章无蛾也服章无蛾則蛾常非以蛾采章矣故推其證以采常色如蛾者且據上文黹常鄭注特言冕服及衮者以此蛾常與下彤常皆无衮蛾常非以采文如蛾行相交錯而采名自是以常色如蛾色而名之若黼黻以如黼頭色而名也云人者人卑門也者時將傳顧命卿士將君皆人臨位于牖所牖宮杜畢門內也鄭注見太平御覽六百八十六卷服章部及正義鄭云蛾謂色在則正如驚所謂常色如蛾者矣云卿西圖皆謂杜中庭之東諸侯謂將君也以圖皆杜中庭之南少東也知者經之言人卿位不云君臨知皆位于庭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常

注 彤常纁許纁常云反

疏 云彤常纁常者鄭箋靜女詩云彤管筆赤管也則彤是赤色鄭注易困九二云絑深于赤又注儀禮士冠禮云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絑則四入與是則纁淺于絑卽是赤色矣絳則之與纁同色也鄭君注周禮司服纔云凡冕服皆玄衣纁常則此彤常是纁常矣

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 瑁莫報反

承大奉也介讀爲玠玠圭鎮圭也爾疋以圭大尺二寸
謂之玠攷工記以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鄭康成以
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尊官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
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同
酒桮也聲謂同圭瓚也以挹鬯祼祭皆用而謂之祼圭
瑁大玉也所以冒諸侯圭言德能覆冒天下也攷工記
以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太保上宗皆奉天子之象
器故皆異以能陪玠古拜反鬯丑亮反瓚才但反挹伊入反朝直遙反疏說文手部云承
奉也此文承奉對言故云承大奉也崧高詩云錫尒介
圭鄭注爾疋引作玠圭則介乃玠之譌省文也當爲玠
故云介讀爲玠云玠圭鎮圭也皆據爾疋圭大尺二寸
謂之玠攷工記則云鎮圭尺有二寸則玠圭卽鎮圭故

疏引假二文以證所引爾雅釋器文也引考工記則玉人職文鄭注見正義及三國吳志虞翻傳注上言太宗此則變文言上宗故鄭云上宗猶太宗變其文皆春官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春官之長正義所引實作宗伯之長屬以宗伯領是長官而言宗伯之長語作采密故改之括而敍官云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又云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是宗伯為春官之長也此則使小宗伯之上一人與大宗伯同貴是使其三人之上二人也小宗伯二人爲位同而得差與上下皆盡同等之中尚爲長一衣也成知上宗是二人皆奉是兩手其發之以兩手奉一物則同瑁二物然二人奉之矣且下文王三宿上宗曰饗太保授宗人同[illegible][illegible]贊王皆大宗伯贊太保皆小宗伯也則此嚌[illegible]縱祝小宗伯與奇矣故鄭又云一人奉同一人奉瑁云由司上宗也故二人也三國志虞翻傳注載翻別傳云翻奏鄭解尚書違失事目顧命康王執瑁古冃字似同從誤作同不覺定復訓為杯謂之酒杯是霏不知蓋額之衆經同瑁聯文皆以同為同謂為古瑁字則此言奉同瑁下言受冃冒重言冃瑁成何語兮且古瑁字作玥見說文冃部

冃則彤是一字說文彤益冃部以冃爲古瑁字非也據下文王受同以祭太保以異同醋則同非酒器而何也蓋以爲古瑁字瑁寧可以盛酒乎幡之說大謬不然矣幡所殺鄭說變爲獻像皆證网先實不足辯者盞幡小乃嫉賢害能忌鄭君之名而詆之亦吾从鄭詮可也歟則又以同爲圭瓚何也然了與鄭說異乎曰否圭瓚固以成嬰酒者盞鄭言酒括或變爲說以申其詮幡敓援爲曰實不叙詳備其注今不得詳聞矣故言圭瓚以增成鄭說非常異也下文太保以異同秉璋以酢則彼同是璋瓚矣半圭曰璋璋瓚亞于圭瓚而記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是其差也此下太保以醋之同既是璋瓚則此同王將受以祭者皆是圭瓚矣且奉同者幾奉圭瓚冒者得用皆縮酌同非尋常之酒器圭瓚則宗廟之中酌鬱鬯以裸先王是祭器之重者固宓幾鎮匕鬯蓋易震卦云不喪匕鬯易傳釋之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則嗣王傳重之時祭器之重者固當奉以傳傳則此時所奉之同其爲圭瓚无疑矣云以挹鬯裸祭者二鄭仲師注周禮典瑞職云于圭頭爲器可以挹鬯裸祭謂之瓚是也云周禮謂之裸圭者典瑞職云裸圭有瓚以肆先王又攷工記玉人職云裸

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是也云瑁大玉也者亦圭裸
圭瑁玉瑁大是玉故云大也云所以冒諸侯圭者說文
王說云瑁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犂冠
王之大傳云古者圭必有冒言下之必有冒不敢專達
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與
諸侯瑞也是出所以冒諸侯圭也云言德能覆冒天
下也考工記曰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皆此引考工
記玉人職文鄭注彼文云名玉以冒者言德能覆冒
天下也是與說文也云太保上宗猶奉天子之重器故皆
承自阼階皆阼階是主階皆君奉隮得由之臣下則不
敢今太保上宗所升阼階以所奉之亦
圭及同瑁皆天子世守之重器不可執故也

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御五嫁反注秉執也
書所寫顧命之冊也鄭康成曰御猶迎也王此時正立
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于殯西南讀冊書以命王嗣
位也隮[illegible]反疏秉執釋詁文云書所寫顧命之冊也者時將傳顧命則太史所秉之書曰是寫

顧命之冊矣鄭注見正義御者古訝字也訝之言迎〻是以向故云御猶向也王因自賓階隮矣以知此時太賓階上少東者以太史秉書而隮階將冊與面讀冊自然王少退避之也案禮記曾子問篇云世子生三日負子以見于殯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此云太史東面于殯西南隅者禮記少儀云詔辭自下曾子問所云是從西而出于殯當在世子之左故立于殯東南隅此則以成王之命詔嗣王當立于庭中之左故東面于殯西南隅也曰皇后

凭玉几道揚末命〻女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君臨僞孔本作臨君李善注文選贊引詩引作君臨案文作君臨者是茲從之

注

齊曰卞灋也燮謂燮龢也太史言大君道揚臨終之命〻女嗣字茲訓以君臨周國率循大灋以協龢天下以對

揚文武之耿光大訓【疏】偽孔傳以大訓爲大法正義謂周王肅亦同故引肅以訓爲法也故用肅光敷聞顯三代之業服也訓光爲光大法當可也故云太注釋詁云業緒也此經業緒聯文故云業大緒也云太史言大君揚顯先王之命者皇訓大后訓君經言皇后故注言大君也易說卦乃又號帝也王也天子也大君也大乃也則大君大天子之稱也云命者顯命訓者諸此典書以詔王則訓訓是謂訓字此典書之命訓則典書故云誥訓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眇小末後【疏】興起也

眇眇殺也亂治也言我殺末小子其何能而治四方以敬畏天威乎謙也【疏】眇殺說文云眇一目小也皆班固說文眇眇殺也大家注云眇殺也亂治釋詁文

乃受同瑁【疏】鄭義成曰王執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疏】注見正義

王三宿三祭三咤

[illegible]當故反正義本作晈衞包所改也說文引作[illegible]隸古定本同據釋文馬本亦作[illegible]注宿當爲莤

莤字或作縮故誤耳莤者祭束茅加于祼圭而灌鬯

酒是爲莤萅秌傳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王祭不共无

以莤酒[illegible]奠蕝酒也王莤酒以祭奠蕝于席如是者三

奠蕝者以初酌不嚌酒也 莤所六反省所䀸反共古容反嚌才詣反

疏 正義引鄭注云徐仙肯旨肅說仙旨[illegible]故以王徐仙肯三祭又三飲復本作蓋鄭君以宿肅字誦故以宿爲肅肅孟離說故解爲徐仙肯獻酇以此說未晞故不用也云宿當爲莤莤字或作縮故誤省爲宿者說文酉部引春秋傳无以莤酒今左傳作縮酒是莤字或作縮也此經作縮莤字誤爲宿則无謂故知當爲莤莤者祭束茅加于祼圭而灌鬯酒是爲莤莤者爲宿介云祭束茅加于祼圭而灌鬯酒是爲莤莤說文酉部文鄭大夫注周禮甸師職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縮束茅太史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歆之故謂之縮縮浚也此說莤說文所本則是先儒舊說也

顧命

引春秋傳者僖四年左傳文以證莤縮酒也莤酒之證周禮注及說文大皆引其文焉云奠縮酒也者說文八獻云文云奠縮者以初酒不嚮酒也者鄭注周禮小宰職云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禮記雜記下云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是則吉祭祭祭酒凶啐之而後奠之祭則雜祺亦小祥猶比嚌亦不啐令成王殁未踰年嗣王以初喪中故不唯不啐亦不嚌也

上宗曰饗

注 饗勸彊之也王不嚌酒勸彊之使嚌故曰饗彊其兩反

疏 云饗勸彊之也者儀禮士虞記云哀薦祫事適爾皇祖某甫饗鄭注云勸彊之也鄭注特牲饋食禮大云饗勸彊之也茲用其證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

酢才各反本皆作酬蓋酳酢二字相承互易錯用久矣

注 王以上宗勸亦嚌酒既嚌則以同授太保太保受之以降盥于篚盥澡手也字从臼水臨皿指事也以異同秉璋者半圭曰璋此同以璋瓚

柄所謂璋瓚矣臣不敢褻君器故以異同也太保盥而取異同秉酢執其柄以獻言酢者謂獻則自酢也周禮時祭閒祀皆有罍諸臣之所酢濮則濮反甘君〔印〕云王玉反巫米丙反以上

宗鬱而饗酒酳饗則以同授太保太保受之以降盥手龍皆上文上宗曰饗是正勸王饗酒此言太保受同降自是王所上宗之勸而饗酒酳了以同授太保而太保受之以降也像義而凡行事必設洗于東榮南當四阿之屋則當東霤南北以篚在洗西北在洗東尺以獻降皆以盥篚于篚而盥此時太保受同降盥自拜盥同于篚而盥也云盥澡手也字从臼水臨皿者說文皿部解盥字所取意以配合成文之詮也云指事也者說文解字敘說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丁是也盥字从臼臼者兩手也兩手匊水臨于皿上象凡澡手之形所謂視可識而察見意者于六書屬指事矣云半圭曰璋者公羊定八季傳云璋判白何邵公注云判半也半圭曰璋于詩斯干傳及鄭君周禮大宗伯注大皆云半圭曰璋璋圭皆上銳兩傍各剡寸半其銳者

正璋皆則唯殺一偏其一偏則象鋭上出形爲半圭[illegible]
故曰半圭也云此同以璋爲柄者殺言以鼻同文言象
璋以所來之璋卯是此同之柄蓋器之爲柄皆執之以
執其柄也云所謂璋瓚矣皆所謂禮記祭統云太宗執
璋瓚亞祼是也攷工記玉人職曰大璋中璋九寸邊璋
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
藻是璋瓚之形殺矣云臣不敢褻君器故以異同也皆
祭統曰君執圭瓚祼尸太宗執璋瓚亞祼是臣不得褻
用君器也云言酳者[illegible]獻以自酳也周禮時祭閒祀皆
有罍諸臣之所酳者時祭謂礿祠烝嘗閒祀謂追享朝
享也周禮司尊彝職云春祠夏礿祼用雞彝鳥彝皆有
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
所昨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
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
之閒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
太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鄭注云
昨讀爲酢字之誤也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illegible]引其文
作諸臣之所酳不从鄭注从酢者蓋酳酢二字世俗互
爲誤用久矣據說文酉部云醋客酌主人也又云酢醶
也則此當作醋也鄭注司尊彝云朝獻謂尸卒食王酳

之再獻者王酳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爲賓又後后酌盎齊備卒食三獻也鄭又注司几筵云尸卒食王醑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是王獻尸則尸酢王也禮記祭統云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言夫人者據諸侯禮也推之王后當同則后獻尸尸亦酢后而鄭注司尊彝云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則臣獻尸尸不酢臣臣自酢也茲祭于成王殯宮雖不大尸幾吉祭畢從經言酢亦大獻而自酢下言太保受同祭嚌宅固是太保自酢也故引周禮爲說也或曰禮記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又曾子問篇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今當喪而祭者乃非禮與曰否不然先王之顧命不可不傳大不可違之諭奉而傳其傳之也以于康命諸侯事爲君大矣今使天子康命諸侯雖不當正祭猶以特假于廟而告祭曾謂傳顧命于嗣王而可不告祭新陟王乎且此時祭于殯宮特以于朔夕饋奠禮爲如奠而已固非入廟而行吉祭也何言乎非禮與此篇自狄設黼扆已下俗儒輒訾議之皆非通論也

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注 爲將拜故授宗

人同宗人小宗伯也王荅拜者雖君於臣而无不荅爲於

睢【疏】云宗人小宗伯也者上文上宗奉同瑁鄭注云爲

反萅官之屬大宗伯一人小宗伯二人尺三人陵其

上二人一人奉同一人奉瑁數則此時堂上爲小宗伯

一人與大宗伯同在[illegible]自當大宗伯贊王小宗伯贊太

保且上言上宗此變文言宗人則自是小宗伯矣云王

荅拜者雖君於臣而无不荅者禮記燕義云君舉旅於

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

也君荅拜之禮无不荅明君上之禮也是其證

太保

受同祭嚌宅

宅怡故反【注】受同受於宗人嚌嘗酒至齒

也宅讀當爲數度之度嚌酒者了度不飲以初齊故也

了肩反今鎬佗飭【疏】云受同受於宗人者上言授宗人同則此

受同是還從宗人受也矣云嚌嘗酒至齒

也者禮記雜記下云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

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

鄭注云嚌啐皆嘗也嚌至齒啐入口是則嚌啐爲淺深

之分也云宅讀當爲數度之度皆古字宅與渡[illegible]亦度

字爲所音涉度之度音待洛反數度之度音胎故反皆
蓋數字據夷字崇文之字則是涉度之度音胎洛反度者
也此經宅字據釋文引徐邈音胎故反則是音乇也宅義數
度之度矣蓋以先儒爲是證而徐邈爲是音乇也故讀如
之數度者若易節象傳云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者制分
量不得謂者也云嚌酒爲了度不嚌乃咏者也蓋隸
義取尺酌嚴執言嚌酒是皆嘉而吉而雜記言禘賓見
皆嚌之者了是小祥之祭禮者乃不一舉此時成王
既未論句經不言嚌而云嚌宅自是乃
初嚌之故嚌酒爲了度不必嚌酒也　授宗人同
拜王荅拜太保降收 注 太保降而出應門不
言出者于下言人見之者文也收者蓋太史收冊書宗
人收同與見太寓反者名與爰虛度 疏 云太保降而出應門不言出者于下言人見之者文
也者下言太保繹而仁諸侯人應門戶是太保乙出應
門外則此當言太保降出了止言降不言出蓋乙下文
言人則于此時出自見于此可省出文也云收者蓋太
史收冊書宗人收同與者上文設几席及陳宗出路之

等蓋受朝而徹設時來受朝當不違故皆太史所來之書宗人所奉之同則經傳顯命皆當故舞書是太史所掌同則與張所藏典張則宗伯之屬也自藝太史故典書宗人故同也以經來相言所故者何結云蔡云云對以疑之

諸侯出廟門俟

俟牀史反 注 諸侯卿士將君也

諸侯實出畢門言廟門者以擯所在神之故謂之廟俟待也待王出既朝也朝直遥反下並同 疏 云諸侯卿士將君也者欲見此諸侯非下文所云西面諸侯東面諸侯也並設西面東面諸侯是侯甸男衛四服之諸侯須二伯率之乃入朝此林來者人何得云出廟門故知此諸侯非下文所言諸侯了是上文所云卿士將君人然諸侯將右謂畿內諸侯隸爲畿外之與侯爲卿士中爲衛侯是外上諸侯餘皆命采畿內皆畿內諸侯矣而記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是命采畿內皆大諸侯也云諸侯實出畢門宮皆庭俟上文卿士將君麻冕饋常人然後是然後于寢宮之庭在畢門之內也此時未設而出是出畢門經言出廟門是以擯宮爲廟蓋爲先王之廟在禁神名也故云以擯所

在神之故謂之廟或問曰僖八年左傳凡夫人不殯于廟則弗致也正禮當殯于廟又僖三十二年傳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曲沃晉宗廟所在是亦殯于廟皆諸殯于廟則出自殯宮即出內廟門乃不以廟門為宗廟之門宗云實出畢門何也答之曰禮記檀弓云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則周之不殯于廟禮有明文矣此經上文明言畢門之內畢門外路門也則殯在路寢明矣所云廟門寧復謂宗廟之門乎禮記雜記云至于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鄭注云廟所殯宮是亦謂殯宮為廟也此經云廟門同詁左傳所云不殯于廟則弗致皆祭君已為衰昧變周之文仍殷之質故不同也其晉文公殯于曲沃以是亦非大國不遵周制皆不可據已爲也案鄭非紬論周朝而遂葬則是殯于宮葬乃朝廟若然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為去絳就祖殯與禮記異料緇與說鄭志答曰葬乃朝廟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尒不得難經然則此言廟門自是畢門寧得據其林時事以相難乎侯備說文太誓文僞孔氏于此分篇已此上為顧命下小為康王之誥案此言諸侯出廟門俟々者俟王出視朝也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上下一貫何可強分為鄭本自王

若曰始以下乃爲康王之誥蓋本諸孔氏古文與得之矣

王出在應門之內

（注）王出，出畢門也。在應門之內，于明堂之庭也。應門，明堂正門。

（疏）王亦自寢宮出，故云出畢門也。畢門即路門，其內爲內朝，亦曰燕朝。路門之外應門之內爲治朝，是正朝也，亦謂之以故爾疋云正門謂之應門。鄭注以爲朝門。禮記明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注云：春見曰朝，受摯于朝，受享于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時當四方于周爲孟夏于正歲爲神當朝鄭之禮經言在應門之內，以正所謂當宁而立者，而乃云在于明堂之庭，應門明堂正門者。禮記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雨霑服失容則廢，則朝以左庭矣。上文系席設八漆宗之然曰廟則曰序曰夾門房則是爲庭則鄭以蓋在明堂矣夫燕設者以蕁國也則朝諸侯當作所緝設同知紀在明堂之庭可知廟也正門謂之應門雖指謂朝門而明堂之正南門亦曰應門禮記明堂位所謂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是也故說應門內爲明堂之庭也

西堂在路寢之東西堂各四門出畢門而東行至西堂之西方門而入太于應門內云于時其覲之朝受摯于朝受享于廟此權時之禮在西堂之庭西堂太廟所在朝者奉圭兼幣覲君已畢朝覲享禮與常禮不同則可見此應門之內非當以而太矣

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率所律反俗體省作率音同證別

注 入門則西面爲左東爲右各覲其方爲位肅

曰畢公代周公爲東伯故率東方諸侯

疏 入門則北向北向故西爲左東爲右也西方諸侯入門左東方諸侯入門右故云各覲其方爲位鄭注見正義云畢公代周公爲東伯故率東方諸侯者公羊隱五年傳云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是[illegible]時周公爲東伯召公爲西伯也今太保率西方諸侯則召公仍爲西伯如故而東方諸侯則畢公率之是蓋周公殁後而畢公代之爲東伯也

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

[illegible]

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 乘食孕反注同

儐以本脫乃字茲從說文王䛐所引增之壤如賞反

注 布猶陳也四馬曰乘黃朱黃馬朱鬣賓諸侯也介圭命圭朝見所執以為信者詩云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幣所以合也壤壤地所生土物謂庭實也朝事義以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奠享也奠享成以此幣圭以馬若舉王者之律以言介諸侯當璧以帛夫爲庭實釋詞皆一人其餘奠幣皆再拜稽首而以此朝義音利也疑當利不同 鬣良涉反 見夫暑反

義半奇反 成義之義 疏 衛之言衛ː謂徹設故云衛縈衛也一云四馬以乘者周禮夏官敘官云圉師乘一人 圉人良馬匹一人校人職云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是四馬爲乘也蓋車一乘駕四馬故四馬爲乘

乘詩云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又云駕彼四牡是也云黃朱黃馬朱鬣者鄭君說也詩干旄正義引鄭駁五經異誼云尚書顧命諸侯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云賓諸侯也者周禮大宗伯職云以賓禮親邦國謂朝覲宗遇會同天子以賓禮諸侯故大行人職云掌大賓之禮鄭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云介圭命士[illegible]見所執以為信者者攷工記玉人職云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鄭注云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以則守之又秋官小行人成六瑞大謂桓圭信圭之等鄭注云瑞信也皆朝見所執以為信俗儒云此經般大介字蓋以肯文太保承介圭謂介圭是天子之鎮圭居尺二寸者皆非諸侯所執此諸侯所奉不當言介圭故前介字也今據說文王郗所引增此介字甚无也據將此滋學者疑故此引詩以為證也所引詩韓奕篇文也詩偁韓侯入覲宣王而言以其介圭入覲則諸侯所執之命圭大得偁介圭則此言賓再奉介圭朱可以為非也云幣所以合也皆周禮大行人職云廟中將幣三享是既朝則享合而此嘗書中空讓朝享埶行故賓再拜介圭兼幣介圭以朝幣以合也云[illegible][illegible]璧所生之物謂

庭實也者禮記禮器云天不生墬不養君子不以爲禮
義禮覲禮云庭實唯國所爲則此諸侯所執以尊皆自
是其國墬所生之物獻之以爲庭實也其事義皆古而
記篇名今在大戴禮記中小戴記則无此篇矣引之者
證此壞尊是與國墬所出彝物也尊宗也者謂宗閭于
證也攷工記匠人云尺行尊米鄭仲師注云尊讀爲宗
是古字或以尊爲宗則尊之證爲宗矣今俗書宗字九
凡偽非也鄭注見正義案周禮小行人職云合六幣圭
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注云六
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
如其瑞皆貢庭實以馬若皮二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
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此經言東
黃朱又言再拜不圭故鄭云此幣圭以馬蕃鄭王皆生
傳以言介諸侯當璧以帛決享庭實蓋二王之後唯杞
宋二國介是時四服俱朝諸侯顧多覲禮云三享皆束
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則是時諸侯自有璧以帛者夫
貢庭實但經文不具介言皆布乘黃朱則黃朱不獨配
圭幣獻國貢獻之以幣庭實皆矣案鄭此注以朱不圭幣
享獻聲頌引韓奕詩以證介圭幣命圭矣又用此鄭注
皆鄭箋韓奕詩云覲于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

則如鄭君以韓侯之介圭次爲享幣數則享幣之圭大得云介圭與贄以爲韓侯之介圭實是命圭其人覲于王國當別爲享幣故鄭箋詩云燬束爲非也據周禮小行人職則享幣之中圭璧俱爲此經再奉介圭兼幣介圭國是命圭不然幣中別爲享圭鄭據黄束之文知爲配象爲幣之圭故言此幣圭以象元然于介圭之爲命圭故兼用鄭設也云釋詞皆一人皆此時諸侯維屏但其瑞一人釋詞可也不必乃二皆釋經于設執變齊之下言皆再拜稽首拜言皆則釋詞不皆可知止一人而以云此鄭兼享而也與常而不同者實覲而侯氏綏奠而出乃復云四享皆束帛加璧文鄭注明而云諸侯業見曰朝受贄于朝受享于廟是常而皆朝而後享不同時林行二事今則入門而執奉圭兼幣庭實俱設是朝兼享而與宗而不同也

王誼嗣悳荅拜

注 言誼嗣悳者回王當嘗來嗣位恃以繼先王之體誼當嗣先王之悳以受諸侯之贄故荅拜之此之謂而以誼起也

疏 承諸侯皆再拜稽首之文則直云王荅拜可矣經必云王誼嗣悳荅拜故

注釋其意然也春秋文八年秋八月戊申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是則天子即位必待踰年是時成王崩未踰年康王實未即位荅直言王荅拜尤以異于正即位者言以詮即先王之德則未即位之道自命故云言詮即德告命王當喪未即位云此之謂不以詮證也者詮不記不緯云不也者詮之實也協諸說不協則不雖先王未之書可以詮起也是其說也言此者說見肅下受勤雖在書中安也蓋即王傳統國家憂危之際也嘗禁流言肯東可賢召公爲客其難矣今成王崩即王之位未定高保友幾入覲司及諸侯留於府詔王受勤則大位斯定其諸懲于流言之變乎擇賢哲之對服尊永久之基業召公之慮至深遠矣故云此之謂不以詮記何後世猶爲偷懦執守議篤非不今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注】以手撎俯曰揖引手相招與俱皆也

【疏】公羊僖二年傳獻公揖荀息而進之何休注云以手撎俯曰揖以手通指皆謂以手向所揖之匚

揖讓皆進也此咸進相揖決是以手揖引之使與進故用公羊注說云以手通指曰揖且申之云引手相指與進也

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羑羊久反注羑誘若順也言天改殷之命惟文武大受而誘順之克憂恤西土以開王業疏說文羊部云羑進善也文又厶部羑字重文作誘古文作羑則誘羑同字鄭箋詩衡門敍云誘進也故云羑進釋文引馬注云羑道也案天改殷命之下而言文武誕受羑若則是謂文武大受天命而誘順之故羑當訓誘馬以羑爲道似未得故不用之若順釋言文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注陟登假也敷布也成王初崩未有謚故稱新陟王猶後世稱大行也賞謂封

諸侯罰謂討諸叛國亨殷也成王盡咊協賞罰亨定文武之功以敷遺于後人休美

假行家反 禮記曲禮云告喪曰天王登假是訃告之詞偁天子崩爲登假也陟之言登故云陟登假也謂遷也云成王初崩未葬謚故偁新陟王皆上偁文武下言今王則此云新陟王皆是謂成王矣周禮大史職云遣之日讀誄鄭注云遣謂祖庭也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于此累其行而讀之大師又帥瞽廞之而作謚禮記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于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是并葬之初謚周制天子七月而葬時成王崩十九日則未葬謚也未葬謚則無偁故言新陟王也云猶得世偁人行也皆得世皆據周而言遂也[illegible]云行禮大行者承康注云大行者召承柩者記書[illegible]紀注引服虔曰天子初崩未有謚偁大行[illegible]注也今漢書元此注顏師古所以[illegible]矣據服虔說則漢偁大行[illegible]此偁新陟王同此故學以說之云賞謂賞諸侯皆之上分定天下諸侯未及盡封大[illegible]成王所封者蔡[illegible]宗四[illegible]又傳成衛及晉皆成王所封也云罰謂討諸叛國皆其管

蔡邕說之屬是也戡亭釋詁文斁敗說文攴部文樂說文引此用斁讀後乃不聯引休字則此當讀乃字絕之休字別爲一句故注云已斁讀于後乃茂業休美佑助句解也

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斁我高祖寡命

斁古[illegible]反或誦作壞

㊟皇大也六師六軍也詩云整我六師周禮曰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今王其敬之哉張大六軍以紹錄皆人之功无敗斁我高祖寡有之命高祖謂文王也肅曰美文王少有及之故曰寡命

㊟皇大毛詩皇矣傳[illegible]也周禮小司徒職云五師爲軍則師數軍乃數寡不同而云六師六軍也皆蔡書文則與機文則通詩棫樸在義引鄭志荅趙商問云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則言軍亦文引鄭志閟頌引詩以佐六師六師及之整我六師三知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甚然之疑雖樂萬之罪皆猶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據此則軍師可通言也故卿

隸引詩及周禮之文以證六師之爲六軍也引詩者大
疋常武文彼詩稱宣王命將而云整我六師則是天子
之六軍僃六師與周禮所云王六軍足相參證矣引周
禮者學官敘文也云高祖謂文王也者此高祖非謂高
曾之高直言功德高尒據上文僃文孝故知此高祖謂
文王也假王肅注云美文王少孫及之則肅亦以高祖
謂文王也肅
注見正義

康王之誥弟九十七三

疏釋文云庚將庚命物衛家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又云與顧命差異敘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正義云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以上內于顧命王若曰以下始爲康王之誥聲案馬鄭二公皆非輕改篇章皆然或孔氏古文實是二篇而馬鄭从之也今案序云成王崩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而云既位而云[illegible]尸天子遂誥諸侯非[illegible]今既位而誥諸侯也且[illegible]排朱成王崩古之[illegible]是成王崩未久[illegible][illegible]既則尸天子謂主天子之然則在應門之內之位也言諸誥即在應門內而誥也是則康王之誥即此已[illegible]門以下云二非則並錄篇也今文家[illegible][illegible]篇之叙不知爲

康王之誥因此二篇文相承續遂合爲一篇今从馬鄭本爲正

周書卷十五　尚書卷十五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注】鄭康成曰稱庶邦侯

甸男衛四服者周公所攝六年制禮度量至此積三

十年再巡守餘六年侯甸男服正朝要服國諸侯事

遣之衛服皆發來以王爲狄留之曆謂時當周之四月

于正歲爲仲春要服國諸侯並來至也衛服諸侯總以往

年來朝容或往年國中多故不得以時至而于是來幾

稱尺證反守式習反舉一羿反【疏】鄭注見詩周頌譜正朝直遙反遣棄演反幾云如反義云周公所攝六年

制禮班度量皆禮記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

服是鄭君所據也云逆此積三十八年再巡守餘六年者鄭于顧命篇首注云此成王二十八年計六年制禮七年之後而歸政于成王二十八年則自制禮以來逆此積三十年矣周禮大行人職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數則二十四年王再巡守三十年則再巡守而餘六年矣云侯甸男衛服正朝者據大行人職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數則侯服年年朝甸服二歲見者至此六年當三朝男服三歲見者六年則再朝要服六歲見者謂居其正朝之期也數則此時朝者當是侯甸男衛四服之諸侯經乃言侯甸男衛不見要服故鄭君維來與故以絲要服國錄殊實謂之衛服肯來以王命狄齒之數此說齊竊疑之何皆要服綏夷蠻之則衛服肯交來皆何反不可行步而猶要服荒衛服來時王己前狄不得行禮則要服得一來得綏實夷蠻得以精畢維之以不數矣說禘則當一解焉云時當周之四曰亏此歲象神禋者四曰錄顧命此之也周正後子則四曰後邪也正歲者謂歸正後貢得四時之正也逆邪之少于賓正系二曰故云神宗也云要服國諸盡未逆也者要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吉行日五十里其來數者

之律及律度之以自其國君行于律邪之以將迎而犢
來迎也云衛服諸侯纘之往年來朝者往年者據六年
不指謂五年也周禮衛服諸侯五歲一見則訓字律者
五年是其正朝之期也衛服當訓字得之六年非其朝歲
了無在者故雖言其故之衆容無往年國中多故不得
之時迎而于是來與多故之謂舊以者及禍難也此二事
圖家時無至無之則不可難其國必待綏乎了可出介
衛服之得與而來始是故也但無正饋故言容無又言
與之疑之也或疑是時周鄭鄭鎬四匸譖里不均東匸
諸侯：甸大諱匹匸諸侯衛與反延其朝貢之歲不得
如周禮所說采謂周禮非周公之制早之衆不與國語
祭公謀父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
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
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此與周禮
文雖不同而制實合無得謂周禮非周公所作乎但侯
甸男衛酒誥亦云要是沴與諸服大制言之恐此所偁
亦如之非必據時在者言與因鄭據

惟予一人釗

周禮蔡說故亦據周禮以辯正之介

報誥

注 報猶復也

疏 鄭注周禮宰夫云復之言報也是則報猶復也但周禮所謂復

謂下得于上此言報猶得也則自上得于下也昔君文武丕平富不

務咎（注）務侮咎災也文武大平富天下之民使不侮

于咎災言爲民除害也祭禳以武王之武功在民之菑

侮亡注反爲于睡反大他蓋反菑則才反（疏）務侮咎災說文力部及人部文也正義引王肅注云文武訓大

天下已平萬民以富案肅注則讀丕字絕之平富各一字爲句不詞之甚故不用也今云文武大平富天下

之民使不侮于咎災言爲民除害也此解侮愈于鄭注矣祭禳皆不記篇名言武王以武功在民之菑：古災

字也鄭注祭禳以菑爲紂數則在民之菑謂誅紂以除民害正此經所謂不務咎也故引以證厎至

齊信用昭明于天下（注）齊中也致行至中其

誠信用以昭明于天下中庸曰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

之緒壹戎殷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此之謂信

用昭朙于天下〔疏〕齊中釋言文僞傳云致行至中信之道則是讀信字上屬爲句釋文云馬讀厎至齊絕句茲云致行至中與誠信用象昭朙于天下皆以信字屬下爲句从馬讀也中庸者子思所作書篇名今在禮記其文云壹戎衣而有天下今引作壹戎殷者鄭注中庸云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胄與壹戎殷者壹用兵伐殷也然則中庸雖作衣字詮實爲殷故引作殷也云此之謂信用昭朙于天下者伐殷而有天下猶不失天下之顯名實使天下皆知武王非私天下故也是武王之信昭朙于天下矣則中庸所言正此經所謂故引以說

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耑命于上帝〔注〕熊羆之士言猛也坶誓曰如熊如羆耑直也文武有勇猛之士忠一之臣安治王室用耑直其命于上帝言正命以待天也〔疏〕引坶誓者證文武有勇猛之士也耑

直說文　太說文

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屏必郢反

注 屏蔽在於也天用是順文武之道付與之以四方乃命之封建諸侯樹爲屏蔽以於在我後之人言天命之傳子孫也

疏 屏蔽說文尸部文在於釋詁文也序皇天付畀四方而言乃命則是謂天命之言在我後之人顯是謂命諸侯於在其子孫故云言天命之傳子孫也

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注 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尚庶幾也胥相暨與綏安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安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稱其先世以順之

疏 云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皆義取覲禮天子稱侯氏[illegible]曰伯父其下文云同姓大

國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禮記曲禮下文云謂釋言云庶幾尚也故云尚庶幾也胥相暨顧綏安皆釋詁文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漢書谷永傳永災異對引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段氏改罔不爲网不非也【注】恤故皆義詁也雖女身在國之外女心女不在王室用奉恤其義言之當輔我女當遺我鞠子之羞也鞠子稚子康王自謂【疏】恤收說文心部文若善釋詁文釋言云鞠稚也故云鞠子稚子鞠子猶言沖人小子故知康王自謂

群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注】鄭康成曰群公主謂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於喪服篇

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縗齊謂麻冕以據諸侯而已

繼體爲君也釋冕反喪服而未稱王以統事也翦直信反臣爲君諸侯爲天子二爲字皆云睢反縗回反

〔疏〕鄭注見正義三公固稱公諸侯大得羅稱公故鄭云羣公主謂諸侯與王之二公但是嗟王翦之臣皆杜夫皆錫之與舍羣公實大誥諸臣故又云諸臣太保高云而喪服篇云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縗者義而喪服篇斬縗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其曰皆以又其反誥侯爲天子其亦命冠則臣爲君之服踐子爲又同王反齊服則發作留夫反經也古王釋冕反喪服不言羣公大凡齊說故齊者謂經所未葡云翦臣諸侯夫反喪服錄引而文之讓壽發謂麻冕以據諸侯周己繼體爲君也釋冕反喪服曰未稱王以統事也者用白虎通爵篇說也公羊文九年傳云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于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緣終始之誼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无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此傳見諸侯亦已以繼體爲君所以繫民臣之

心也反哀賊者實未忍遽當王位也號則篇中輒云王者先宮之詞大臣民臣之心亦在康王則固未敢當王稱也是則何嘗非形了後人輒紛紛譏議何哉

西堂南堂東序席設八牖家之圖

戶 東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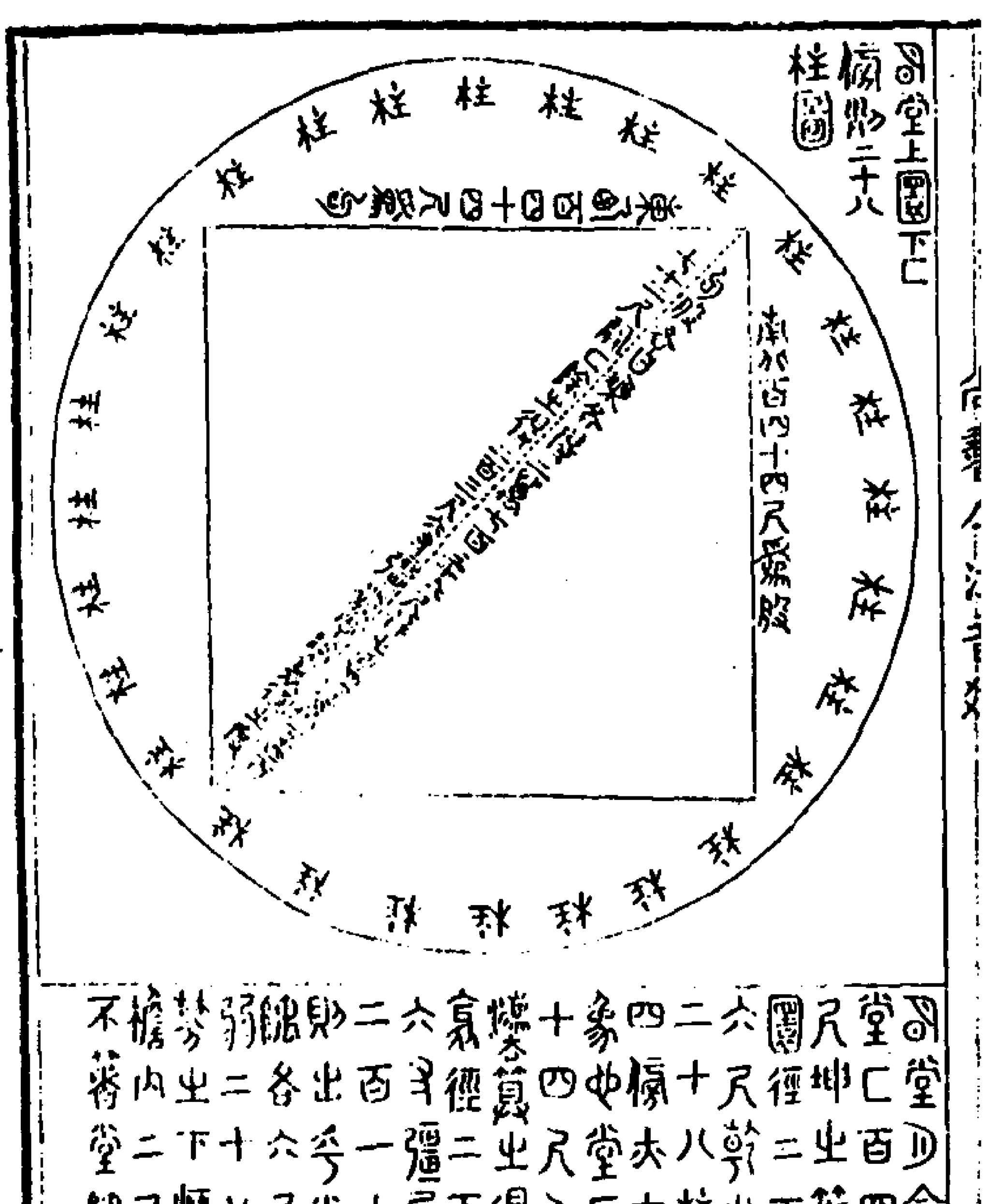
戶 太室

戶 西房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階 階 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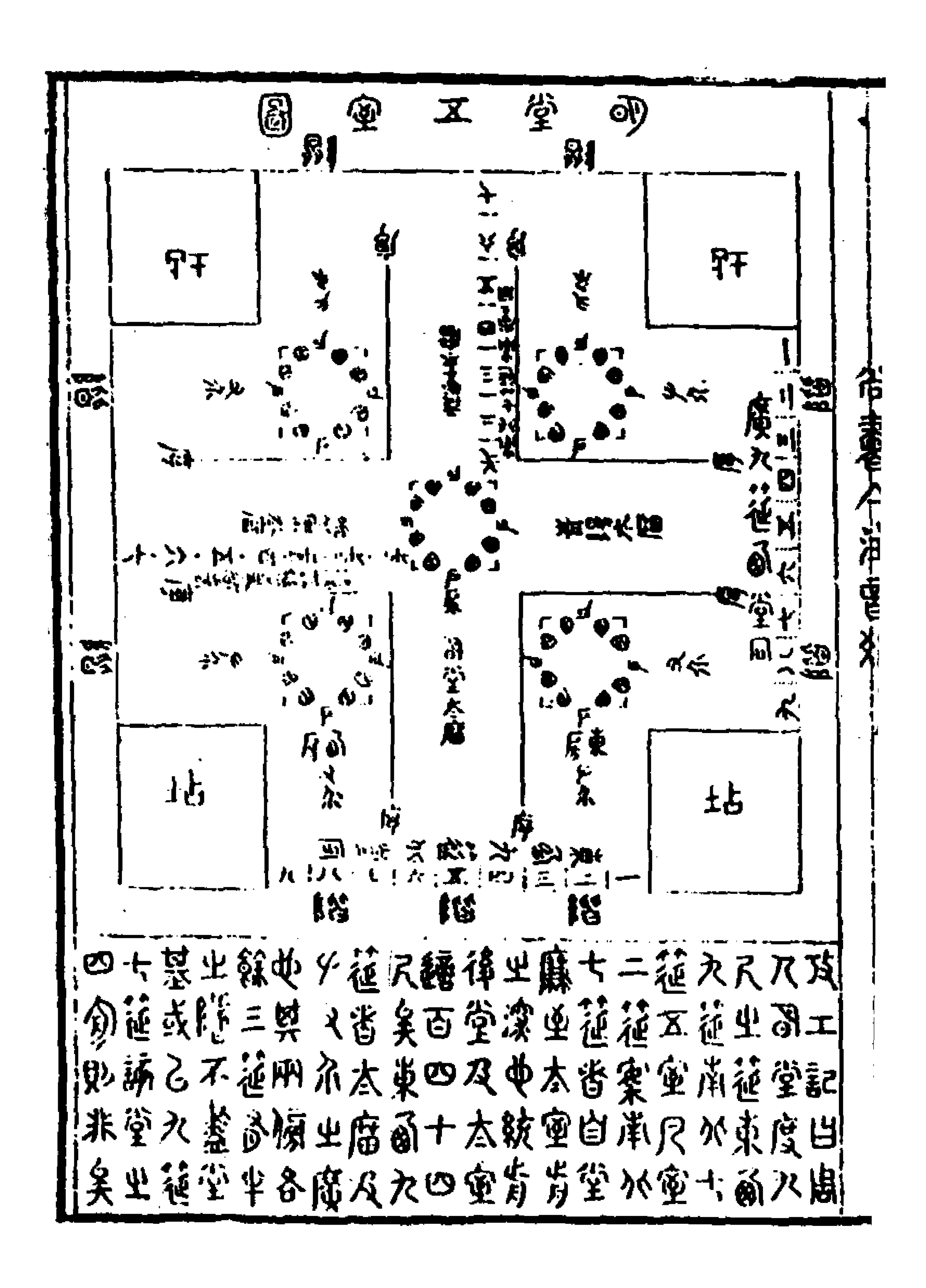
顧命序席設八牖家階于西堂蓋在南堂也其階道外所必繪圖了了故爲此圖焉唯是可堂爲四圖諸唯繪南圖者欲具別所牖設則不容四圖也結先爲南堂圖而別具全圖于後云已後諸圖階顧命篇中事階聽別顧命後已顧命與康王之諸二篇文相學擇康王受顧命與諸諸侯在一日內兼不欲已圖關之故所諸圖于康王之諸之後



明堂月令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圜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二十八柱布于四牖亦七宿之象也堂方百四十四尺以句股攘算之得堂隅亰德二百三尺六寸強屋圜徑二百一十六尺則出乎堂之四隅各六尺二寸弱二十八柱擧棼之下皆入乎檐內二尺所楢不蔽堂隅焉

明堂九室圖

大戴禮盛德曰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諸據之亓為明堂九室之圖限于小幅室中不能容八牖字說文云囧窻牖麗廔闓明也象形然則囧皆牖之象囧字畫少多書故川乙作牖字



攷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寀崇外七筵皆自堂廣之太室肯之深也統背律堂及太室鍾百四十四尺矣東西九筵皆太廟及步之亦之廣也與兩偏各餘三筵試半之階不盡堂基或已九筵七筵誦堂之四劍則非矣

大戴禮盛德曰（惠先生曰俗本別出明堂篇非）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北狄西戎明堂月令（盧辯注云于明堂之中施十二月之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盧云綴飾也）二九四（惠先生曰九宮之數坤二離九巽四）七五三（惠先生曰兌七中央五震三）六一八（惠先生曰乾六坎一艮八坎離震兌為四正乾坤艮巽為四維一九六四二八七三合五為十五）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圜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堂方百四十尺（當云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圜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

陽九六之變圓蓋方載六九之道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應十二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鐘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鄉五色各象其行外博二十四丈以應節氣也堂方百四十以下今本闕惠先生從通典所引采入

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也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

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數八緯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水四周于外象四海圜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覲禮經（隋書宇文愷傳愷引黃圖云云蓋從采錄案黃圖所說與大戴禮盛德指意略同而不無違異盛德云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黃圖云太室方六丈二說皆不可曉盛德云通天屋徑九丈黃圖云通天臺徑九尺未知孰是盛德云外廣二十四丈蓋即黃圖所云水闊二十四丈也茲隸錄二文以備）

參攷

淮南子主術訓及本經訓皆云神農之治天下也歲終

獻功以時當穀祀于明堂

桓子新論曰神農氏祀明堂有蓋而无四方黃帝合宮堯謂之五府文曰明堂堯謂之五府府聚也言五帝之神聚于此

尸子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皆所以名休其善張平子東京賦曰黃帝合宮有虞總期案總期即總章李善文選注云章期一也文案考工記曰殷人重屋此言陽館者蓋陽館是其正名重屋則以屋之復疊稱或舉其名或舉其制實一也

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也五府五帝之廟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

曰靈府宋均注云象五精之神也天有五帝集居太微降精以生聖人故帝者承天立五帝之府是爲天府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

攷工記匠人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鄭氏注云夏度以步令堂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五室三四步四三尺鄭注云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于東北火室于東南金室于西南水室于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三尺土室于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九階鄭注云南面三三面各二四旁兩夾窗鄭注云窗助戶爲明每室四戶八窗白盛鄭注云蜃灰也盛之言成也以蜃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門堂三之二鄭注云門堂門側之堂取數于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室三之一鄭注云兩室與門各居一分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鄭注

云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四阿若今四注屋重屋複笮也惠先生曰複笮周書作複格齊案明堂二基七百四十四尺應坤策之數唯周制南北七筵東西九筵合其度夏殷則皆不合夏度以步堂脩二七則十四步也步六尺十四步則八十四尺此謂肯堂也從堂大如之合百六十八尺中容太室四步則又二十四尺殷則為七百九十二尺不以大乎殷堂脩七尋尋八尺七八五十六尺從堂大如之合百一十二尺其太室天文以周制推之蓋太七分堂脩之二亡二尋也數計之則為亡百二十八尺又太小矣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鄭注云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齊謂夏堂不言崇殷堂不言廣蓋殷堂大廣四脩一其廣七丈夏堂亦崇三尺皆文互見也堯時土階三尺不應夏反殺一尺之堂注說似非齊又聞惠先生說世室重屋明堂異名而同實皆明堂也非杖舉互言

於是李謐傳謐著論發攷工記明堂之制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于斯堂雖使方六筵之縱室壁之外才各四尺五寸之堂甚不然也隋書牛宏傳宏大議發攷工略同謐二說皆詳著不具錄蔡謂此皆說之東西九筵南北七筵謂論堂基之四角故紛紛議皆謬說也夫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大戴禮盛悳篇亦云爾而盛悳又云堂方百四十尺坤之策也言方則廣修如一不當為九七之差則所謂九筵七筵者據一面而言非堂方矣易曰坤之策百四十有四盛悳言百四十尺者脫小數之四也蔡

邕明堂月令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斯得

之矣計南北七筵筵九尺七九六十三尺自太室南

戶外至南堂廉之度也則太室北戶外至北堂廉共

如之合百二十六尺中容太室二筵則又十八尺適

百四十四尺如坤策之數故知南北七筵據一圖言

之也夫數則堂基廣從皆百四十四尺則方十六筵

之階亦云東西九筵何也爾疋曰垝謂之坫郭景純

云坫堂隅周書作洛解曰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

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孔晁云反坫外向室然則

堂隅有坫在戶又不出門側其正中之堂隅戶又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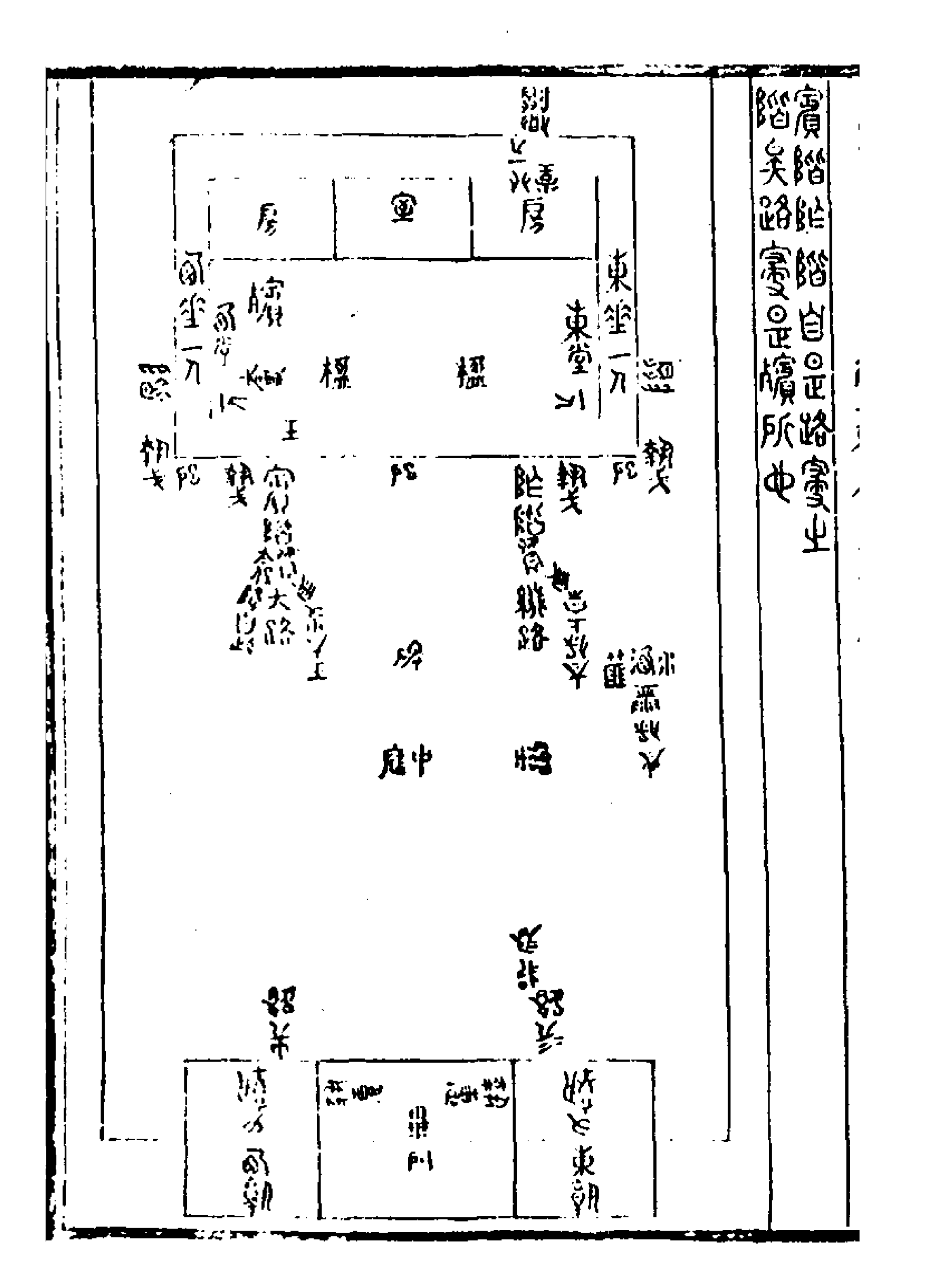
各如三筵之隆尺九筵其兩個各餘三筵爲半之隆
是爲坫矣故曰東西九筵不必盡堂基之廣也盛悳
又云屋圜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二十八柱列
于四方亦七宿之象也計堂方百四十四尺以百四
十四尺爲句百四十四尺爲股各自乘之各得二萬
七百三十六尺并之爲四萬一千四百七十二尺開
方除之得弦實二百三尺六寸彊爲堂四隅之衺徑
屋圜徑二百一十六尺則出于堂之四隅各六尺爲
奇二十八柱舉勢之下應人于檐內二尺所楹不替
于堂隅象二十八宿之環于隆外也唯是盛悳云尺

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而攷工記云五室其不同何也蓋明堂肇始于神農氏雖九室後聖已九室太容衡其四圍正室爲堂故五室余叀五室之所自始則未聞焉據攷工記則夏后氏已五室矣堯舜以受終于文祖鄭康成以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則似堯時已有五室者而帝命驗云五府五帝之廟然則以四正堂與太室爲五府也正堂之旁室與无則无閒既其旁之則與四隅之室而九矣然則堯之五府五室與九室與不可攷矣茲備附二圖一以盛德九室一以攷工五室而私取

經緯諸子之文以左證其案明堂之制為一夾室而
四面故之南堂之東夾即東堂之南夾方位皆然則
全屬于東堂為青陽之大夾不謂與南堂故皆及其
交處則是室又全屬于南堂為明堂之大夾亦不謂
與東堂故也其西南西北東北三隅之夾室亦皆
易時而改屬如是則四堂各全其九筵七筵之度矣
縣論大室五室其四隅之室皆無古今一制也

牖宮出路寢及衛受顧命圖 經于寢家之下即具錄四路所在以待言畢門之內

寧知四路不在路堂之庭乃今知出路于牖宮皆蓋路堂非主賓醻酢之處其階不應為賓階阼階之目經言


東堂
中庭

明堂位及朝圖

明堂二百四十四尺應門二徹參个廣則應門六分堂基之廣而取其一

王

應門

畢命弟九十弍 注 篇亡以班氏書次求之 疏 班氏漢書劉歆說三統厤已爲律厤志爲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孔穎達正義所引此文策下有書字云作策書豐刑案偁畢命似卽此篇矣但未審豐刑皆何謂孟康注漢書已爲逸書篇名數則畢命豐刑其一篇次于二篇同時作皆與鄭君注此篇敘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與此敘相應非也則鄭君及見其文實爲冊命霍侯非此敘所云矣然則三統厤所引畢命豐刑未可錄之當此畢命也故不采爲說也亦識疑于此

周書弟十弍

君牙弟九十三 注 篇亡以班氏書次求之

周書弟十三

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

民亦惟曰怨資依注讀作至屬下爲句祁上支反【注】鄭康成曰資當爲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祁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祁寒小民又怨天言民迺多怨爲其君難【疏】禮記緇衣篇引君雅曰夏日暑雨云云鄭注云雅書敘作牙叚借字也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尚書篇名也案雅字以牙爲聲故叚借牙字以爲雅鄭君言君雅爲穆王司徒以其人作尚書篇名然則所引君雅曰云云正此篇之文矣注偁鄭康成曰者緇衣之注也云資當爲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者據說當爲至繇齊魯之人言至聲如資故誤爲資也云祁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者左傳爲提彌明提以是爲聲音上支反公羊傳作祁彌明則以祁爲提讀祁从是聲矣蓋公羊傳繇齊人胡毋子都始箸亏竹帛故以祁爲提此可驗齊西偏之語言祁如是矣鄭君北海高密人故青齊之隊是以備悉齊魯之方言其說不我欺也云言民迺多怨爲其君難者案緇衣上文言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又言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其下即引

逸詩及此經以證是則此經之偕正言民之多怨爲其君者難也

冏命弟九十五 冏居永反 注 孔氏逸書二十四今亡

周書弟三十五

蔡仲之命弟九十六 注 篇亡孔是書亦未爲

周書弟三十六

王若曰胡無若尒考之韋王命也 注 胡蔡仲名 疏 定四秊左氏傳衛祝佗曰管蔡啓商惎閒王室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據彼命蔡蔡仲之命書則是此篇之文矣故采錄之于此注云胡蔡仲名者命蔡仲而呼胡則胡自是仲名矣杜預注左傳亦云然也

顧命並蔡仲之命標題凡八十名注三十三字音

四言疏四百四十四字

顧命經文七百五十八名彙文三凡七百六十一

言注三千二百一十四字釋音辯字千三百九十

一言疏二萬三千六百七十三字

康王之誥經文百三十七名注四百七十一字釋

音辯字百二言疏千八百三十七字

附明堂四圖南堂應設圖營十二字圖百一十字

說百三十二字上圖下仁圖營十三字圖九十三

字說百一十三字九室圖營五字圖百四十四字

說七十九字五室圖畧五字圖百七十七字說百字采輯古書七條凡六百九十二文注說凡九百二十一字附明堂說一篇九百三十八字又附二圖畧顧命圖畧十一字說七十九字圖九十五字畧[illegible]圖畧六字說二十八字圖五十二字

君奭逸文十九名音讀十四言注五十三字疏三百七字

蔡仲之命逸文十二句注四字疏百二十七字